月沙集 六

倦應錄 下

大學講語 上下

へ 16
2345
6

廿二

倦應録下

晚笑亭八詠 爲韓希益作

江月白於水泠泠湖上亭幽人夜開戸松影滿前庭

右松亭霽月

江暝不知酒竹深偏有聲鑪烟濕不起踈簟坐來清

右竹林寒雨

朝漁淺渚清暮漁深潭渌舉網得魚不草堂方有客

右塲巖撒網

遠遠泛極浦初如波上鴻須臾泊近岸人語櫓聲中

和 16
2345
22-6

右王浦歸帆

暉暉映籬落冉冉迷烟蕪東屯多少村渾似輞川圖

右灘村夕照

江館盡日靜悄無人世喧數聲風外至知是近城村

右山城暮角

渡頭風浪高忠魂怒未已潭下有老龍應知昔日事

右白馬古渡

暗雨夜來過綠遍湖上堤萋萋望不盡迷却路東西

右青草平湖

花山別業爲宋士誨賦八詠

江樹依依江岸斜春來無處不開花烟霏十里籠如錦多少行人盡裏過

右蔣岸烟花

雨過南陀水蘸堤堤邊草色翠初齊隣翁曾有尋芳約欲下溪沙路恐迷

右龍池芳草

津亭向晚斷人行波上孤舟泛泛輕時有漁翁收網去夕陽移纜待潮生

右熊浦孤舟

天際遥山萬仞青浮空秀色映牕櫺濃雲淡霧渾奇絶

朝暮長開活畫屏

右鷄山遠翠

縹緲禪房隔翠微飯鐘清曉出雲扉聲和落月來孤枕
正是幽人睡覺時

右臨海曉鐘

江天漠漠暝雲低浦樹汀沙望轉迷日脚暎邊飛雨白
晚風吹過數村西

右鎮江晚雨

小軒寂落倚江皐曠野前臨翠壁高枕上南風入畫夢
臥聽晴籟散松濤

右花麓風松

扶桑初日暈紅霞雪後江天霽色多隔水數峯寒更聳
玉樓銀闕眩生花

右羅峯晴雪

送宋士誨赴連山

吾病百事懶久不親鉛槧牙籤滿架書欲披心先厭親
知徵我文應之如受疝宋侯少攻詩詞華老猶艷交遊
盡詞伯篇翰以聚歙吟哦自娛嬉斷斷無他念騎驢供
薄宦旅食僑寒店得句勝得官獨恥事干諂時來問窮
巷諷誦開昏墊君既張戈矛我亦堅壁壘出其囊中文

所得亦云瞻我雖久荒蕪得君賴擩染爲君強題詩頗覺增光焰君乃吐欵要不復尋瑕玷願言終賜之別懷庶不歉聊書以送行我言無乃僭

送李伯瀹赴平壤庶尹

箕城古名都頷頷繁華境以有箕範遺其人禮教秉西北本關防士馬又精勁念昔被賊初茲城爲蔽屏一路賴安全于今國猶幸地大且民夥自昔煩簿領少尹實主理撫按須才頴君倭金玉姿英雅實天挺溟鵬雲路遠仙鶴霜毛整盛之白玉堂謁謁其文炳倏倏立青蒲發論皆忠鯁天官秉銓筆秀氣橫亹省中崴竟坎坷失路蹉薛梗長閑學益進屢躓心愈靜二年首蓍盤儒官飽寒冷茲行誠不意又踏西關嶺青杉趨幕府白髮颯垂頂朋儕惜解攜別懷臨暮景浿岸起秋風迢迢川路永行矣勉王事西民久延頸牙門吏卒驕撫衙調寬猛傍路接應煩民愁宜察影武備最先飭文教尤深省棘枳非鳳棲此意誰上請大器須外勞公望期台鼎但願加飧飯此心長耿耿

送洪師古以冬至使赴京追寄於黙馬之行

西州最重皇華使到處風流帶寵光十隊望簫邏候遠三行紅粉妓圍香高秋塞鴈傳霜早落日胡笳咽恨長

遙想此時灣上別故人西望暗魂傷

挽李台徵二首

政爾相思苦俄聞病滯燕遠書長計日疑夢只看天獨
記臨分語空披贈別篇儀容森在眼老淚自潛然
海內平生友堂堂八尺軀風塵一骯髒身世兩嵚崟賦
與應天意摧殘奈命途九原難可作萬事獨長吁

題淨土僧靈玉軸

前山有爽氣晚木秋陰澄忽憶淨土勝仍逢蓮社僧炤
霞圍講席水月通禪燈我欲與之去扶笻雲路層

與淵叔巨源夜坐醉中話舊口占

十二契中餘七箇一宵燈下幸三人依然鼎坐悲歡集
蕊竹交情似隔晨

奉別龍溪舅氏以謝　恩使朝京三首

弘濟橋邊日欲晡祖筵歌管咽驪駒離情不盡惟雙涕
別袂頻牽更一壺不怕雨聲鳴短笠還愁瞋色起平蕪
如今行役休言苦猶勝衝泥走禁衢別筵遺惡雨簑笠而坐更酌一壺
積雨連旬苦未收想今行李滯何州毋論暮境分離恨
寔是長程疾病憂幾處歌鐘爭挽醉此時炎潦易愆休
但將精白酬恩渥歸趁清秋拜冕旒
壬寅春暮定州館客裏相逢信宿過十五年來俱鶴髮

三千里外更燕槎詩囊物色今應少世事悲權閥幾多
仍憶浦翁生死別滿天風雨隔長沙（壬寅余以遠接副使相遇於定州同宿雨夜故云時秋浦謫在海西）

別書狀李判校忠養庚契

甲子俱衰矣邦堪萬里行羅裙分鏡恨鶴髮倚閭情（有老母妻新）
落日盧龍塞秋風孤竹城依依舊遊跡羸卧夢長程

七夕評事諸君邀飲藥山東臺

壬戌之秋七諸君會藥山天孫今日別客子幾時還白
水圍青嶂金風動玉關登臨悄無興玉事尚多艱

壬戌秋余儐梁勅使送至清川江還途取路于巫山崔員外大容適以公幹來季兒昭漢賁槐院谷仍隨在行州官具小酌泛舟於赤壁之下卽七月既望也秋天乍褰霽月如晝夜深酒闌不覺風露襲人卸舟上樓倚欄嘯詠添一佳興口占一律以紀其勝云

坡翁千古擅風流赤壁詞傳壬戌秋此地偶成今日會吾儕敢擬昔人遊未應物色分留少自是文章老病休不識當時雪堂下繁華亦有降仙樓

壬辰秋今我聖上承　先王監撫之命自伊川移

蹕此府以遏箕城之賊余以講官隨扈時屬搶攘不遑登覽但有山河舉目之歎逮癸巳秋回自宋經略幕中省覲三登縣信宿于此始覩所謂降仙樓者留題數絶而去及聞癸丑之災未嘗不西望嗟惜時今巡察朴公嬋適灣尹還朝屬耳上特起公爲府使仍命重建此館公勵志殫才九閱月而功訖棟楹榱桷益宏敞廨宇亭臺益備具何其成之速也事聞上命中使設宴以勞之凡所以奬勉者靡不盡俄擢公資憲爲本道觀察使且戒後之曰盡心守護噫春秋戒興作然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東明館卽漢元帝建昭元年高朱蒙所建而此樓之設始自皇明永樂十九年則可謂舊矣一朝而爲墟烏可忍也況我聖上久駐於艱危之際以基中興之大業則斯樓之重建實非可已之役非獨爲舊蹟之不可廢而已也巡察公曾屬余爲記而非有命不敢任也今適過此感念今昔録成一律略記顛末如右云

三十年前扈　駕行今看燕雀賀新成烟江雨峽渾疑夢月檻雲窓轉覺清修舉向來須國手經營此日見宸情中興基業從輝煥不獨仙樓更擅名

書蟠江圖

戊午春余與白沙諸公同被白簡竄命朝夕下
白沙先謫北余未定歸骨地曾聞鄭公忠信說
蟠江可居時隨沙相在北余移書沙相請送鄭
公爲主人計未成而白沙爲泉下人余尚乾沒
塵土鄭公落於西塞壬戌秋迎我於儐幕話間
歎賞皆蟠江也適遇李畫師圖其勝示余噫江
山公物孰爲主孰爲賓孰爲真孰爲假使余日
日對此可當宗少文卧遊豈必誅茅卜居爲吾
儿案間物耶遂書一律遺之

聞君每說蟠江勝邀我湘潭共卜居我竟未成今老矣
君於何日得歸歟淡粧濃抹詩難狀競秀爭流畫不如
雨竹烟帆森在眼卧遊終日亦吾廬

送李重卿冬至 聖節使泛海之行

朝京使節屬無人印敝經年簡命頻盛代孰非專對彦
窮途偏有獨賢臣元知苦節從前著共道殊恩到此新
萬里長風隨爽氣仙槎一瞬到天津

寄登極使吳汝益付重卿之行二首

銜命東西歎獨賢一生夷險任蒼天如何季子觀周日
又是烏川泛海年

想君行李發燕山登海風帆指日還自笑東陽相別後
至今猶在馬蹄間公去時余以梁濱別於平山重卿去時別於平壤故云

關西朴方伯小兒詩卷次劉楊兩　天使韻并序

客歲使旋侯　旨留質京凡五箇日日與方伯
公飲一日老妓抱小兒來拜前云是主翁兒拜
跪坐作周旋應對皆成人使之年三歲也與之
語鑿鑿有倫少選樂奏起而舞踊躚中律命以
書手不勝筆而書能盈大紙蓋英惠夙成生知
孝親敬長奉祭之禮而於音律於書藝則又天
得也異矣異矣方伯公久無嗣五十始舉此兒
雖僅具人體猶足爲知舊之賀況若而兒耶兒
生於丕峽之下長於浿水之濱豈地之靈使然
耶劉楊二詔使俱有贈詩方伯公走人于京屬
余題其卷且要記其顛末蓋侈兩公之賜也遂
次卷中韻並記余親見之者

去歲曾過布政門酒筵仍與阿戎言已憐鸞鵠階前峙
復喜雲烟筆下敦詔使並留華衮語詩翁不惜齒牙論
孩齡妙譽驚函夏却笑神童晚受恩

右次劉詔使贈兒韻

壯平幼子徒妍好江夏黃童未必奇誰謂關西醉巡察

暮年生此寧馨兒
纔能學語已書字古亦未聞今見之我輩雖衰願無死
看渠聳壑昂霄時

右次楊詔使贈兒韻

憶昨過浿江浮碧樓新修朱欄映遠天水色澄高秋主
伯送我行酒賦聊唱酬三行擁粉黛擊鼓彈箜篌酣來
下石磴落日且登舟樂甚扣舷歌清興赤壁伴一別詎
幾何歲月如水流孤蹤日無悰勝事懷舊遊年衰我未
退任重君仍留何時一節竹共治江上疇

右次劉詔使韻記浿江舊遊

湖上新亭照水明主人爲客滯關城危時節鎮殊恩重
暮景栖遲宿計成天借仙區新物色詩傳翰閣老先生
千秋落帽風流地莫使叅軍獨擅名

右次劉詔使題落帽亭韻

送沈學而令公赴忠清方伯

笑我長蹲鳳看公再擁旄重藩須利器衰骨合閑曹世
事惟雙涕歸心已二毛春暈掩寂寂離恨轉勞勞

送成川太守洪師古用五峯韻

籍甚神仙府君爲鶴上州山河形勝地登眺古今憂耳
上江樓靜秋深巫峽幽鐏前歌次地倘憶舊風流

領議政完平李相公　賜几杖宴契帖詩 并序

我　聖上即位之日首起梧里李相公於驪江謫所蓋所以明五典表百僚也公感不世之遇夙夜莅事無何疾作告章連上　上憂之將車駕臨問公驚悃舁疾伏閤叩謝　上迎見勞慰仍　命賜几杖賜几杖雖稀世亦舊制而此尤異數也公素貧不能辦供具應故事禮部擇日以聞　命內外宣醞賜樂一等耆老所曾有宴需將以享公耆至是無設焉亦勝事也與會者耆英及卿相金章白髮輝映罇俎酒闌夜深扶携送舞不覺小雨沾濕人望之如神仙席上公屬諸公詠其事不俟年少於端明而官同於白傅乃敢僭擬端明之小序而仍效白傅之六韻其詩曰

佳節重陽前數日太平天啓第三年　聖人御極乾坤正元老還朝雨露偏斗屋豈容臨　法駕小庭纔足敞華筵扶衰几杖猶常與　奬德絲綸是特宣齒並洛園身較健會同真率禮無徑吾村雖僻斯爲盛勝事千秋畫裡傳

右於席上承教口占數句仍足成仰呈者而繼

見諸公十韻詩不敢違令敬步原韻如左可謂
狗尾續也

紫極開熙運黃扉冠耄年班仍三入後禮絕百僚前故
事耆英會新　恩几杖筵傾朝迎大宰披籍列羣仙
宸翰聯翩下宮壺次第宣金章映白髮瑤瑟咽朱絃兩
過樽仍在松盤席不遷鯫生叨客右盛事覩爭先劇飲
從濡首豪吟或聳肩扶公聊一舞吾醉敢辭顛（末句記實）

挽洪承旨德公

弱冠蓮社忝隨肩籍甚新詩世已傳聲望一時期遠到
承宣廿載困稀遷朋知有幾俱衰矣離索無多便愴然
風雨城南佳節近爲誰呼酒菊花邊

送李士立庚兄之北評事二首

北塞難書記春坊輟從班士心驚外重宸念爲邊艱幕
府文星動將軍畫戟閑男兒要事業臨別不須潸
我里同庚契當時十二人死生纔洒淚離別又傷神晚
達瞻高步先衰覺病身秋來尋舊會把酒憶君頻

次寶雲詩軸韻

秋風長作送行詩何日廬山問法師會向石門同結社
桂花深處倘相期

次重興僧印彥軸韻

山影樓高水檻空飛泉遥掛夕陽中何當淨掃蒲團坐
萬壑涼風與爾同

題一巖軸

薄薄秋陰下短墻晚涼歌枕竹風長逢僧却問丹楓信
報道前宵已淡霜

次智異山僧義俊軸韻送還山二首

千載孤雲大筆題秋風歸興一枯藜遥知萬壑爭流處
渡盡雙溪又幾溪

邇來僧卷病慵題仙境無緣一杖藜別後雲山千里隔
幾時重訪浣花溪

挽洪寧原可臣

盛名之下罕能全公獨完歸八十年偉績倘來聊偶耳
崇班自致只蕭然庄衡直疏傾朝見疏傳高風曠代傳
一識荆州元世分傷心無路哭新阡

醉席次五峯韻別洪師古之信川三首

白首知樞府恠能送作州君今有此別誰與鴻音憂歲
晚懷偏惡人稀地轉幽臨岐脉脉意不盡水東流

萬甲胸藏略三刀夢得州高才應晚合素志在先憂湖
海行裝遠柴門几杖幽猶憐酒後態不減舊風流

白頭同保歲寒期酒席暮軒趁日隨隔樹語聲長在耳

邦能一刻不相思

閏八月望日泛舟網魚遇小雨至昏帶月歸路口占示清源二首

遇雨空江亦一奇黃昏收網下船遲西湖最是中秋月何幸今年再見之

衆觴顛倒蕩輕橈意趁漁舟迓夕潮貪看銀鱗跳錦浪不知衣上雨蕭蕭

挽擢正字（傲○庚揆仲明之子）

每羨吾庚友雙琇秀且榮繞聞金榜擢未見玉堂盛重爲公私痛何堪父子情諸孫揔岐嶷應不墜家聲

挽韓參議鳴吉（百謙）三首

天地吾徒在公惟第一流官高只寒素頭白尚清修名爲傳經著才應好善優精神與囷幅寂寞掩山丘

地部思聯席南山憶對床忠規發蒙蔽德宇襲馨香得御追元禮同襟荷季方生離與死別江漢日淒涼

寄語憑難弟喪期問阿咸（公因其弟韓判書益之屢寄書而公之姪吾訃又示葵期書云來訪而不遇故云）

摧心虛杜駕迸淚獨開緘生死情方見神明實所監舟旌颱秋雨目斷曉江帆

郭震卿僧名義嚴亂初募義勤王還俗官至二品

卜居于載寧手持　先王所賜詩求余題卷

非俗兼僧迹太奇出山端爲濟時危却抛蓮社尋真錫
來建戎壇討賊旗恩重不辭金玉秩身閑依舊水雲姿
驚看宸翰留詩卷白髮詞臣淚自垂

李兵使濟臣遷葵挽

前輩風流不可攀秪今追想亦應頑山河爽氣歸天上
錦繡文章滿世間當日交游皆宿草故人兒子已衰顏
存亡最是驚心處遷客江南未賜環

兒時隨先君拜公於金吾獄中故云

公之子命後時謫南鄉故云

挽洪承旨師古三首　以信川郡守辭連海獄同名被逮供辭將放病重出獄即殞上有驚悼之敎

西郡經年別艱危得再逢一祈纔握手萬事遽搥胸隔
闊如聞敎開軒獨想容何時不相憶老淚日龍鍾

告引人誰免蒼黃事益訛病散纔出獄驚魄未還家冤
狀生前白恩綸死後加千秋八哀續今日一長哦

三世如兄弟連墻趁日隨孩提至衰白終始共襟期忠
信人皆服詞華我獨知東籬菊花發誰與把深巵

春宮賜黃柑分寄瓢翁宋仁叟

雪裡黃柑箇箇妍春宮新渥下賓筵　方丞賓客仍思病渴文
園老政對琴鑪惱晝眠　時宋方畜琴娥

高參議霽峯夫人挽

節義文章共一家從三徽德儘堪誇人間偉烈垂綈竹
天上恩封煥誥花半世驚憂良獨苦二年榮養亦無多
無緣執紼梓桐里悵望南天雪路賒

印彦詩軸

題僧卷閒者事而僧之以詩卷求必於達官之
門能詩者必達耶抑僧亦逐名耶乙卯秋月沙
翁解官閑居湖上彦師叩門來訪手持一卷相
示滿卷皆閒士筆豈師之所好在於詩而不在
名耶無乃師之所謂名不在官而在於詩耶讀
卷中詩無非佳作師真好名也夫余詩曾在卷
中而師又求一語弁其首聊書此以戲之步前
韻述余意

世間談笑九疑峯方悟禪門色是空吾已忘言師亦定
悄然相對兩禪翁

挽朴吉州子真 東望

曩吾病卧時君戒燕山轄君來叩我扉告以明朝發君
憂我羸悴我念君行役一盃強相屬握手還惻惻病懷
不自遣欲起頻把袂別來詎幾何計程纔過浿凶計若
爲至夢耶真耶非驚呼不自定欲赴難奮飛君年少我
二視我猶視兄兩世骨肉情并載肝膽傾篤厚是家風

君尤真且醇重以好意氣居然君子人立朝秉素守不隨人俯仰栖栖郡縣步趨趨公輔望謂宜享遐齡云胡遽至斯宸情動愍惻撫庀及孤遺有兄病在床搥胸望燕路有弟亦屏迹血涕營君墓新阡是來路駐車便佳城煌煌去國節慘慘歸山旋人生信風燭禍福天茫茫既來孰不去脩短亦何常在世固無樂正終斯亦已坡山欝蒼蒼魂宁歸來是魂歸不可見望望心斷絶緘詞寓一哀淚盡情不竭

別鄭判校 世友出宰長洲

判校官閑地望優序遷猶得刺雄州長洲是縣寧非屈都護雖陞亦不侔海接青徐迎漢使壤連關塞屬邊憂白沙亭上留詩債輸與遨頭續勝遊

杜侍郎出宰蔚山行日來辭戲賦爲別

一片孤城百戰墟白茅篁竹繞官居關防正賴儒紳重分牧多從省署除石決明宜饒學士天門冬合病相如

席上余以肺病求恵天門冬杜笑曰蔚山小金鰒公不嗜耶相與大噱故及之

殘年藥物煩知舊衙鴈回時數寄書

別咸鏡監司李伯禴

病身無力備行間坐嘯朝堂養鬢斑此日艱危誰國士向來才略最卿班王師未報平西賊廟筭猶能重北

關悵望中原天漸小須君一拓白頭山

贈僧

山雨踈踈過林風淡淡涼逢僧無一語趺坐了斜陽

寄兵叅贊汝益（汝益以登極使到延曙迎勑屢退經年不得復命）

歷盡風濤性命輕春明咫尺阻嚴程百年苦節天應相

萬里歸心歲又更道是政堂新少宰蕭然旅榻一書生

遙知積雪荒村裏白髮孤吟對短檠

汝益二

次韻

漢水烟波一棹輕春風何日是歸程天心復剥頗真

見世味甘辛亦飽更蔬食自宜糊賤口逢廬聊足庇

殘生此懷良苦無人語相對終宵只短檠

金景進山堂邀飲自備局龍仕並赴二首

枕郭新堂絕世氛退朝軒盖集如雲坐從妓客聞鄰澤

酒爲盃深覺易醺纖月掛簷星彩絢暗風飄樹露華紛

傍人莫訝山遊早春到梅梢已十分

纔陟山蹊已離氛恰成佳會豁披雲歡悰到老雖全減

詩興逢場不俟醺此日忘機須兀兀向來觀局劇紛紛

諸賢寶墨難專占盈把驪珠取次分

題金剛僧卷韻

楓瀑春波瀉玉潭衆香山色蔚接藍遥知老釋跏趺坐

微雨燒香睡興甘
山人持柳應文詩及序文來示次其韻却寄時應文方在金剛表訓寺

韻釋來從東海湄柳州詞翰手中持高標不啻南曹叙
傑句真同斐後詩結社名山應夙計主盟文席定何時
遙知對雪孤吟處禪榻清香繞鬢絲

沈校理光世 妻挽 即黄思叔之女沈方讓固城

浦友平生膝上兒館聞英淑作門楣十年兩地生長訣
千里孤魂死得隨楚客未歸今亦老棘人無托更堪悲
中郎舊業尤零落淚盡南雲一首詩

上元日朴孝伯邀飲備局諸僚三首

元宵佳節暫偷閑相閤清尊辦一歡且任兒童笑山簡
肯辭風雨過蘇端銀燈替月天從瞋燕寢凝香夜不寒
好事金吾原弛禁直須扶醉到更闌

黄扉了事綽餘閑禮絶賓筵不隔歡誰喚畸人叨座右
也教豪興入毫端金杯灩灩春添煖綉幕深深雨送寒
遲暮逢辰還觸感踏橋行樂夢猶闌

鐘鼎山林總等閑浮榮爭似片時歡年華冉冉催駒隙
世故紛紛集鬢端燭被風欺頻見跋杯因話久不禁寒
交情到老須傾倒萬事人間意盡闌

南子安初度日次杜孝伯韻

放達何須竹林七耆英不必香山九老爭如飲中八仙會
俱是蒼顏與皓首懸弧令節我自知少日慣飲君家酒
委蛇自公呼大白渭翁壯膽呀三斗即今廊廟暇日少
幾處逢場得開口金章朱紱何煌煌好客滿堂皆石友
上台壘綻禮數寬文采照人風流厚豪吟縱謔各傾倒
太瘦何來老工部歡趣莫教兒輩覺意氣須向吾曹取
餘外紛紛都膜外萬世之名亦身後年來我困唇舌多
往者君逐湘潭久說到舊事更酸齒除把深杯便袖手
況復流光不相待共指西日已過酉不樂胡爲長濕束

優蹇七尺猶吾有百年如斯斯足矣重爲君歌爲君壽

又次杜又用前韻爲勸酒篇

相國詩如大國楚餘子平原之十九雄辭使人心氣沮
每一看來一稽首春來獨酌有新作語似青蓮將進酒
公非好酒好吟詩詩成百篇酒一斗當其把酒覓句時
世事何曾掛諸口酣來俗物都茫茫眼空宇內誰其友
顧我踈慵百無能束帶趨班顏獨厚手中爲竹杖三尺
案上黃庭經一部推擠不去病支離自厭此身人誰取
時向朝堂獻末議以我猶從大夫後彷徨躡嚅竟何裨
逝矣安能鬱鬱久偏枯左痺老形具造物尚完持盃手

兒曹稍解讀父書遺卷何須藏二酉縱置名山與京師
千秋萬世終誰有全吾天賦施青山世亂人生不願壽

南子安家盆梅次韻二首

淡淡疎枝細細芬明窓斜影隙通曛新粧乍靚氷勻臉
嫩蕚初敷綠皺裙帳裏不知春尚早雪中猶有蝶先聞
巡簷索笑渾閑事最荷詩翁致意勤
孤根尺土穩栽培別檻藏春暖律催瘦骨縱難沾雨露
清標元不染塵埃輕風擺影垂垂亂晚日迎酣的的開
餘興未闌前約在分香留作一枝媒

詠白鴈一雙次韻二首

傅信賓陽羽族奇赤猶稱瑞白尤稀遂嫌素質煩丹趾
却笑玄裳間縞衣湘岸幾隨孤月落塞天遙帶數星飛
籠來幸被明公賞也是微禽識所依
竝刷雙飛炯自如小塘晴柳影疎疎森閨斷續秦娥夢
雲路蒼茫漢使書風定晚林花落後月沉高閣酒醒餘
無端喚起江湖興清唳三聲萬籟虛

次孝伯韻

江湖廊廟苦心長斷斷平生嫉惡腸儘道高明容罪累
自憐踈坦絕關防新詩不分投空谷塾迹無緣醉後堂
何處湘潭歸病骨早知三黜是吾常

五峯李孝彥令公遷葬于抱川花丘記事贈其齋
舍僧求余和次韻書卷上
誠信斯爲孝遷移未是灾佳城應素定吉宅驗方來霜
露新阡淨烟霞小墅開頻聞出休澣雲衲共遲回
挽洪監司樂夫
藉甚聲名未弱冠聳觀仙驥出天閑文章自是家庭事
交契曾從父子間官散尚持公輔望時亨猶滯亞卿班
從今不復論人物埋却寧馨何處山
延興府院君改葬挽
往事搥胸癸丑年小西門內掖庭前至今餘魄驚三木
何況深寃鎖九泉草宿青山孤絮酒名聯白簡嫗生全
十年禍亂將無國一日彝倫始有天哀動 慈闈開淺
土 恩加常典錫新阡舟旋定過王灘水松栢喬山夢
杳然
金清州 琢 改葬挽
世仰宣仁化人稱馬鄧賢階庭如昨日存歿孰非天五
典寧終滅三喪會有緣重將十載淚霑洒暮江邊
挽尹潭陽 天衢內
文藻長溪宅諸孫玉樹芳人稱道韞秀配得衛郎清仙
去兒還障塵凝簟竟床他時朋酒會無復喚卿卿

永昌大君改葬挽

往事猶銷骨當時始免懷人間那有此天道竟無差庭
壼魂應返喬園夢必偕　慈情若或見泉下可仍埋

挽任持平　叔英

乍見金門隱俄乘御史驄稱令謫仙子有古諍臣風一
代騷壇寂千秋酒肆空堂堂去如許人世只衰翁

送成仲深　文濬　赴永同縣

雪夜蒙來訪孤齋卧病時懸燈檢舊作扼酒問前期栖
屑應吾道艱危奈此離清平老太守相憶鬢如絲

爲春川府伯病重　府申子方

挽中春川子方二首

抗疏休官日携家入海時寧知有今日誰使遽長辭語
語先公碣書書慶壽詩　先公碣文及憲壽筵詩公屬余每書及之衰翁稽宿
約那忍此哀詞

此老今亡矣斯文益帳然　宸心嘆未用士望惜無傳
骯髒寧違俗行休只任天一歸誰得免名下幾人全

都摠府契軸

禁兵環衛摠西廂濟濟耆英會一堂公館晝閑碁局散
直余宵靜漏籌長符傳玉陛隨仙仗立近金鑪帶御香
燕寢芳辰頻勝集席間佳句屬韋郎

挽李二相而遠三首

科甲聲名早青雲自致身居然廊廟器展也老成臣晚節官如寄危朝迹已屯榮憂真夢耳萬事一沾巾

憶昨蒼皇際艱渡漢津生還仍此病問道幸爲人一疏孤誠著三辭　聖渥新終憐伯玉轍不復響鄰鄰

西郭僑居日南湖抱病時閑杖雖間濶筆札趁相隨忽已成今古何堪此別離一歸終孰免泉下是前期

挽權叔節嗣子

先友賢而夭猶能一堁遺世方留此痛君幸稱其兒善慶何當見天心信莫知老翁啼抱稚衰白更依誰

挽錦溪夫人

我輩俱老矣在世權意少況經憂故多喪患無時了偕老有幾人次第應歸盡古人歌叩盆理遣無傷悶然胡聞此計使我不制淚以我托契久飽聞賢德備治盡有法式主饋宜酒食及茲逢險亂內事愈恭格南州地卑濕瘴癘常昏墊離高不見日蘆塩亦屢歉淑質長綺紈何嘗喫艱苦憂愁損榮衛疾病傷水土哀此煢獨臣相依以爲命今焉益孑孑白髮惟對影旅櫬別湘纍北歸路苦遠死者得所歸生者何時返諸郎離側行相持不忍發白日慘無輝青山哭聲咽念此傷我懷欲見悲無

路題詩寄楚些不但歌薤露

別朴學士 挺 之咸平

咄咄看朝報茫茫問路程講筵三學士監務一孤城政體同金注天心定玉成寧論小節目只是太分明去國逐臣淚登山遊子情磨麓湖海氣歸享泰階平

別俞學士 伯曹 之伊川

昔有洛陽子所論無依違有君如漢文絳灌謂之非賢路雖少康言者多見忌君侯守天分白直無他技一麾得所歸青山淨散地理心儒者事 聖心應暫試

送羅學士 萬甲 之玉東

清世士常貧廣文飯不足況君有老母乞養應悃愊江東縱云小淮陽定不薄君非百里才玆行寧戚戚秋興入尊罏潘輿即 聖渥老夫錯料事臨岐謾沾臆

哭李資三首 延平之兄

淪落湘南四十春酒罏詩卷一開身翛然已了人間念惟是鴒原別恨新

去歲城南醉一筵看君兄弟舞尊前世間樂事誠難再夢裡容顏已九泉

一病經秋卧在床眼中親舊覺凋亡今朝又欲題君挽窓外西風鴈叫羣 恐或霜字

走筆寄別李鍾城 景容

病人無睡數寒更卧聽窓間雪打聲關塞極天氷塞路
念君今日發東城

別金叔度謝恩使之行二首

共言專對妙掄宜終到于君豈所期已惜菁華非舊揉
況今行後異前時夢經登海應先定 叔度於十年前夢由登萊朝宗年
換燕關耐久羈男子壯遊眞一快老人多感自傷離
半歲郊扉一角巾飲氷今日便忘身平生進退關清議
疇昔風波感海神 曾往耽羅有祭海神之事謾把直聲留諫席還將
文采動楓宸 皇華此去應相訪共是仙舟畫裡人 叔度

以遊觀宗宰祭於天使宴席有畫簇故云

寄李子敏 時子敏移配洪川書來求服朱砂安神九余適病告天恩遣醫問疾賜以內府珍藥安神九二劑亦在其中故輟送二粿書一絕於簡

朱砂二粿安神劑白髮三秋抱病身却把刀圭分 聖渥與君均被並生仁

挽成仲深二首

道氣坡山旺名門葦出賢家庭傳最正詩禮業能專達施非無志窮通奈有天銷沉又如此今古一潸然
散迹非長往微官是倘來哦詩常挂笏遇興且衝杯草沒山中宅花開川上臺平生托知已臨挽不堪哀

挽成監役汝寅

行誼諸郎秀君尤秀白眉纔聞捧檄喜邊作蓋棺悲不忍看諸稚何辭慰老慈殘生哭三世淚盡寫哀詞

啓運宮挽詞

舊邦新命屬中興赫世休祥　聖母膺繽女嘉因天已定傳昌遺意夢先徵家庭法訓從胎育宗社神功實稟承號正宮儀尊養備禮遵期斷孝思增螭頭王檢徽音在虎踞金陵瑞氣騰執靷南郊陪祖道仰瞻深墨痛難勝

追別崔季昇晛關東方伯之行二首

斗南冠冕擅雄名三策聲名動漢京意氣早從文字合肝腸仍向酒杯傾已驚病枕重臨訪還媿郵亭再送迎聚散只今俱老矣白頭離恨莽難平

倦遊歸夢遶鄉關旅館秋風入病顏纔釋銀臺渡清灞還持玉節領仙山名區物色應相待老手經綸許暫閒却把詩筒傳驛使吟旋想在正陽間

別洪清風 重試後之任

寒碧樓前水西通漢上帆一麾猶勝境再筭尚青衫也僻稀逢客官貧懶寄緘應憐月沙老頭白禮都監時兼禮簒

挽張都事 綸

趾羨諸賢爵世珍長公尤覺典刑新逢場輒釀存亡淚
折葦爭推悃愊真薄祚未成題柱志短期終滅銘苫身
何知我更書君挽片石幽墟似隔晨

挽洪金山 瑞龍

兩世通家舊童遊某樹園郎將久別恨仍帛未歸魂旅
櫬隨秋水丹旌滯驛村蕙情悲鶴髮交義軫鴒原書恰
經旬見聲疑隔壁聞何能制我淚日日過君門

別尹止仲 義立自吉州移密陽之行

經旬病暍卧昏昏此日聞君出國門瘴海關山誰遠近

暮年離別悤銷魂

送柳勵仲 舜翼之春川二首

春川地勝且官閑分牧多從長宰班老倦朝參仍病卧
送君真似出塵寰

昭陽江水接東湖下瀨輕舟疾若鳧待得桃花春漲暖
一壺能訪故人無

寄別權仲明出按湖西

簡命湖藩又獨勞向來諸路遍旌旄經綸老手須盤錯
簽籍新科戒繹騷別後音書稀驛使病中文墨困儀曹
庚笹把酒遥相憶霜鬢經秋更幾毛

寄題湖南伯閔士尚林川用拙堂

按使新居面水開兩湖形勝此佳哉名堂縱爲傳家拙
報國應須辨世才隔浦吟旌猶未返暮年幽興定相催
憐吾潦倒無歸處漫把詩筒替驛梅

丙寅秋夕休暇省墓墓下舊無風雨之庇今始略
搆數椽祭後與親黨諸君會宿於此內外諸孫之
與會者數十餘人甚盛事也水原防禦公設酒同
歡酒酣錄示座上

松楸休暇趁餘生　恩奠兼蒙藥裹榮我李偶成連日
會吾廬幸遂十年營偏憐霽月當窓滿還愛晴川遠砌

鳴某樹依然遊戲地秋風霜露不勝情

又成一首寄楸灘

六十年纔有此廬邦將殘日詑新居供時無力歸非晚
容膝粗安意已舒頗惱里閭煩酒榼喜無郎吏抱文書
今來始報灘翁道蒼野佳篇實起予

次韻

何必吾廬着處廬男兒隨地有安居庭前閑玩草榮
落天外靜觀雲卷舒生計更尋顏氏巷襟期還托遠
翁書聞君新築鳴巖勝移卜東隣肎許予

楸灘

清川遠舍流問公何日此來遊江南
花發山人句時復長吟不自由故云

癸亥春初灘翁在延曙寄詩曰蒼野

挽西平府院君四首

盛代賓多士公居第一頭范韓才將相王謝自風流制
鉞重開府爲家不起樓斯人邦復見埋沒只山丘

偉器應天賦全才更早成少年猶宿德儒服似名卿福
祿收如寂　恩榮處若驚翛然乘化盡遺澤在蒼生

癸丑同收繫湘潭隔幾年重逢俱老矣往事憶茫然欵
欵臨終語迢迢上瀨船時危仍卧病公去似登仙

盛德婁公覆平生鮑叔知幾從文字飲相與好懷披筆
札看看涕音容想想悲中秋今夜月誰共把深卮是日秋夕

挽鄭江陵士朝

相國風流沒世思狀元家業屬佳兒九天恩渥光冥路
雙壁聲華際　聖時醉饕未闋疲軟語官卑猶儼廟堂
姿親朋日覺凋零盡東里清尊更對誰

挽柳兵使孝傑

籍甚名家子居然國士風登壇仍舊業躍馬更奇功注
意前途遠橫行壯志空時危失飛將看劒泣衰翁

挽東陽尉翁主

貴序親王子遂宜上相門天人禮自絶婦職執尤勤被
化璿閨正承休玉樹繁微痾催短景異數錫新原夢斷
秦樓月春迴沁水園邦堪出還日風雪又黃昏

挽義城君丈

特進宗英表河間學業存世家仍契丈鄉社又師門憶
自垂髫日偏蒙撫頂恩追隨到白首歡笑日清罇大禍
因飛語長流亦減論三年嶺外別千里夢中魂　聖主
初臨扆恩光照覆盆班增崇憲貴禮視上卿尊萬死重
相對三陽舊小軒還家華表鶴失子蜀山猿舊事真如
幻追思可忍言悲歡纔手握存歿更聲吞露菊斑荒圃
霜梧落廢園平生一杯酒和淚灑秋原

挽鰲城夫人

襲芳元帥貴嬪德上台尊赫世風流盡嫺閨範訓存宜

榮留二子家慶見諸孫重洒新阡淚時危憶九原

挽閔參判聖之

瘦骨青山一布衾堂堂國器此銷沉宦遊蹤跡着氷蘗
塲屋聲名動士林連搦十年朋酒會撫棺今日弟兄心
親知半在重泉下白髮題詩淚滿襟

挽西坰

年葷雖尊位序聯早將文字共周旋天仙儐席同酬唱
宗匠騷壇迭後先幾閱悲歡俱白首又逢離亂遽重泉
餘生在世渾無興哭望東湖上瀨船

挽朴士獻

此老今亡矣無人處士廬鞏塩猶大荃蓬蕞且閑居存
歿鴒原痛追隨卅角初寄詩曾未和臨挽忍堪書

庚寅榜會仍餞南壯元子安接伴使之行與會者
五人金景擇辛酉生朴子粹壬戌生崔瑩仲癸亥
余甲子子安乙丑以榜則子安居上以官則不侔
在前年則相聯亦盛事也醉後口占一絶爲別語
序齒辛壬癸甲乙名聯一榜又聯年幾番離合俱衰病
今日罇前倍黯然

挽原州牧使李 廷臣

辭陛朱幡過病扉輟將盃酒說睽違纔分別袂言猶在
忽報凶音夢也非卿月聲名留省署棠陰惠澤遍湖畿
邦堪漢水逢迎地只見孤舟旅櫬歸

臨海君改葬挽

臺廢餘池草閨寒泣鏡鸞 聖朝寃狀白仙籍舊封完
尺布謠堪聽長陵土未乾淮南賓客地笑殺軟銅盤

挽沈進士 攄(黃思叔外孫早擢進士連喪六年丙死)

秀格曾看撫頂時科聲纔播禍仍罹瘴烟蠻雨羈栖苦
國慶家榮喪患隨哀竟六年君奄忽哭今三世我支離
慇懃寄語泉臺友頭白人間更夢思

次吳大年先祖詩帖韻

學士題詩江上臺風流餘韻屬雲來祇今翠老同歸盡長憶騷壇共把盃曉翠公昔示此帖今為人故落句寓慨二

挽申敬叔二首

先朝作士盛彬彬儒雅推公第一人楚澤幾年閑俊傑黃扉當日任經綸平生志操同氷蘗餘事文章動鬼神太史河間臨絕語請看貞石大銘新

白首交情自布衣襲薰蘭室早相依聲華一代同推挽事業千秋共發揮爽氣不隨鐘漏盡大名應與日星輝賞音玄晏今無托絃絕我洋聽亦稀

送進香使洪景望霧二首

不佞於庚申年奉奏在北京萬曆　皇帝奄棄弓劒隨千官入參進香之列仍參嗣　皇帝登極賀班還到遼東又聞泰昌　皇帝賓天天啓　皇帝嗣位途中繼見哀慶之詔于今九載又送進香之行感念舊迹聊以一律記事又一律是西郊別筵之作并此追寄

萬曆賓天日銜綸滯玉京賀班如夢散哀詔在途驚一歲重悲慶孤臣半死生還將九載淚又送進香行

藉草西郊路殘尊對夕曛那堪餞春日又作送君歸遼海風濤靜胡天氛祲微茲行伏忠信臨別莫沾衣

挽趙知事守初

早許經綸志居然廊廟姿跡淪危難日身倦聖明時富貴家能享優閑福亦隨老猶談世務病不負深危洛社風流盡名園勝事虧舊遊賓客地衰白淚雙垂

送謝恩使閔士尚

聞說今　皇帝欽惟大聖人雄圖驚北虜恩詔泣東民玉帛梯航遠風雲際會新憑君夢仙仗白髮四朝臣

挽判敦寧李君羨

發硎經笥踐台衡一節三朝獨老成廉白選中孚望實循良傳裏蔚聲名湘潭起廢蒙殊渥洛社投閑絕世營

八十四年全素履死生無愧是爲榮

挽吏曹判書李潤卿

自是名流第一人聳瞻清裁映簪紳十年荒野沈冥久晚節亨衢際遇新早識驗壇開壁壘方期台閣展經綸平生知己俱零落洒淚春風獨老身

挽嚴司諫惺

籍甚聲名嚴翰林臨危猶不負初心可憐直氣終埋沒瘦骨青山一布衾

吳同知翊遷葬挽

眉山家世長公賢玉署翩翩望若仙孝子滅身同入地

新阡隔海並歸船殘生不死哭三世往事驚心今十年
文彩未應埋沒了壁間遺墨尚森然

膽後大雪張持國大學士與直廬諸公有賦次韻
寄之

夜來繁雪壓枯枝好事天公辦一奇賦喜豈須梁苑會
占年不待老農知浮簷鬻旭瓊花眩透箔寒光玉樹差
斟酒煎茶俱勝況也應詞掖有新詩

申領相敬叔夫人遷葬挽

節孝名家早毓英相門清範助艱貞空罹楚澤中年苦
未享黃扉六載榮忍向荒原開宿草悲將恩誥換丹旌
欒人重結終天痛心絕林烏子夜聲

送趙善述令公之任善山

禁闥非無願明時又一麾相憐却同病時余方患蟄趙亦素有重聽之
病共老奈長離傲吏爲官忘聾丞了事癡郡齋應拄笏
須寄錦囊詩

挽林監司惰

堂堂國器合騰騫半世沉冥只今天暫試西藩才已著
纔還南隴病仍纏郊扉屏迹思隣并水部隨班記席聯
江海元龍豪氣盡百年交義在重泉

挽故張判書萬里大夫人

吾友已泉下慈闈猶享榮生省判書養葬祔政丞塋無
子還餘慶諸孫捴盛名存亡念往事臨挽更傷情

題老人劉希慶詩卷

余既老猶未謝事公退輒昏昏倦睡尤與筆硯
踈時有山僧叩門求詩强起酬塞殊無意致劉
老人是余舊識時時來訪說禮讀詩誠悃謁然
一日袖一軸示之乃道峯前麓有數間屋倩畫
師圖其勝求余題詩余曰老人亦求詩耶顧溪
山勝跡宛然如入虎溪遂次卷中韻信筆書贈
劉老非僧且索詩閒情元與俗人岐披圖却喜溪庄勝

恍入東林訪遠師

次題老人崔彦國詩卷

捲院曾爲翰墨徒酒筵隨處共歡娛過從不逐炎涼變
情誼寧因貴賤殊愧我殘年猶縛宦嘉君醉步却嗔扶
尋思往事悲存沒詩卷披來更一吁

別趙守初觀察關東

都巡察使領關東道是far英七十翁廷議老成須在內
聖心方岳莫如公元知暮境饒仙分應使疲民得化工
遲我十年持此節與君筋力較誰雄

挽南叅判子安大人

然判聲名早夫人淑德全吾儕鮮偕老同閈共殘年酒
食閨儀在書香宅相傳過門感存沒衰白對潛然

悼鄭翰林

一見常嘉秀格成俄聞三榜振英聲家傳經術斯尤盛
世掌絲綸古亦榮催返玉皇香案吏遽收金馬歲星精
宸心政軫存亡際何況安豐父子情

送冬至使權僉知

君昔窺龍九龍淵俄聞君冠龍頭選今行遠涉蛟龍窟
龍如有知應相戀約束蛟鼉驅海若海波如錦長風便
百祥樓前劃大帆萬里盆萊一轉眄但聞龍性貪愛寶

吾詩甚拙休題扇權昔年遊金剛見龍出戲其年有異
故遂擢詞聖壯元曾以此求詩於余
及之

送謝恩使吳侍郎 翽

此身强半老燕山遼薊長程夢想間每送行人魂欲斷
況今浮海路尤艱張帆直過蛟龍窟叶奏應穿虎豹關
忠信一生無不格佇看恩詔趁春還

送書狀官金佐郎德承二首

朝拜除書夕飲氷觀周行色淡如僧輕舟直泛天津上
老子平生亦未曾
積雨連宵泥沒靴聞君駐馬望天涯河梁咫尺誠難越

何況滄溟萬里搓

水原防禦使李時白令公置酒延平江閣邀與共飲余病未赴書一絶奇玉汝汝益諸公

漢南車騎擁三千緩帶秋江倚晩船堪笑腐儒無好興滿天明月閉窓眠

三月三日奉審齊陵宿陵下行慶寺録示金景擇吏判

卜年師旅歲仍饑漢將方來勇使歸徵發自頻憐白屋惠鮮無策愧黃扉並驅江路驚佳節伴宿禪房憶布衣却望園陵佳氣鬱千秋奕業尚巍巍

挽韓同知景張

孝友家庭得慈良稟賦然謀身四壁靜傳業五郎賢忼慨銀臺疏忠勞漢水船宮衰猶亞判壽嗇亦稀年此去應無憾餘生只自憐音容日在眼何忍過門前

趙善述貽書告以窮甚願得斗祿且有聾渴比劇之語以詩荅之時余在本兵方患聾病渴文園四壁空飛書白帝告詩窮聾丞到老憐同病祈父胡爲亶不聰

挽黃參議致敬

江都亭舍重逢日泥露猶開二慶筵三世聯芳元盛事

十年閑養亦仙緣傳家積慶遺群彦辦世高才奄九泉
知舊眼中零落盡不堪衰白淚潛然

挽延原府院君李德輝

延李元同籍寅科又厠名雪螢思北泮朋酒憶東明進
退俱衰暮儀刑獨老成高勳上社國素業一書生痛結
頃朝送恩加賜祭榮新居花竹在駐馬更沾纓

別江原尹監司 履之

癸卯秋余以禮官奉審咸興還途擬從安邊
鶴浦歷遍叢石亭三日浦由揄屿入金剛時崔
東皐宰杆城韓石峯宰歙谷石陽君寓江陵聞

余之來會于高城四仙亭日馳書問期竣事還
到永興忽聞潼關虜警貽書謝諸公從直路過
嶺諸公繞散去万賊退之報至矣悵然若有所
失留詩淮陽壁上鷄鳴舂食遂自新安疾馳一
百二十里到長安日未昏矣留山中三日探勝
殆遍此實難得之勝緣而惟以不得與東皐諸
公同賞內外名區爲平生長恨今老且病矣緬
思陳迹邈如天外事俯仰今昔能不悲哉今君
盛年按節風流不淺秋來入山能憶老夫否耶
遂書舊遊爲一律以贐

曾約東皐與石峯並携灘叟會瀛蓬無端好事成魔障
猶幸奇遊屬病翁三絶已歸泉壤裏四仙長入夢思中
題詩尚在淮南館試拂塵紗壁上籠

次贈南漢山僧戒靜

南漢孤城萬仞山譙樓粉堞半天間百年形勝經營地
見慣居僧只等閑

挽李兵使惟誠

三潢正派大王孫豪習弓刀作將門家歷州藩徒四辟
恩超卿宰即三尊中郎准秩垂緋王學士專城久晝轄
相憶十年仍此別白頭西望倍傷魂

挽李台徵夫人

每過南塘路存亡淚眼邊仍思賓館醉常歎壺儀全重
贈花聯詰雙飛劒合緣廿年泉下淚凄斷棘人前

養性亭爲沙溪丈次卷上韻三首

萬卷牙籤一草亭老人生理十分清研朱點易無餘事
手拓秋窓賞晚晴

養吾之性以名亭便覺靈臺些滓清風詠冠童浴歸路
晚花幽草屬春晴

山靜幽禽啼近亭晚涼歌扢竹風清田家政待催花雨
多事鳴鳩莫喚晴

挽趙同知

伊昔奢皇際公惟社稷臣功存猶不伐宦拙只長貧大
耄膺天爵明時作逸民傳經足餘慶何必盡猜麟

挽王城府院君張好古

西郊推轂蔚風雲盛禮殊恩古未聞功業爭推大元帥
褊裨皆列上將軍半生夷險身俱老一病幽明路忽分
世事艱虞猶溢目廟堂何日不思君

穆陵遷葬挽詞

元陵松栢鬱慈烟皇祖高居象設雄合有神孫同配極
恭惟盛烈本齊隆玉欄開宴應仙會金粟占岡實聖衷
吉仗將移非舊殿靈輴莫挽只遺弓山川拱護祥雲繞
園寢環臨御氣通二字徽稱大行諡千秋奕葉中興功
至今動植皆餘澤當日朝紳半已空天地恩私終莫報
心香一瓣老臣恫

遷陵時以啓殯事詣陵下次禮判金景擇韻三首

消埃無路答乾坤謫劣偏承不世恩當日侍臣俱寂莫
非君此意與誰論

曾陪法駕拜茲山三十餘年一夢間仙寢卽今重昵侍
遺弓不啻鼎湖攀

天佑邦基繼聖神新岡叶吉豈容人自然流淚沾衣袖

俱是先朝白髮臣

挽謝恩使李尚中 乾○辛於北京 皇帝賜祭護送

滔滔牖下孰長生所貴全歸死又榮萬里浮槎承勅命半年持節守園城天皇隱卒垂恩奠 聖主褒忠贈上卿螻蟻爲鳶捐身後幾人華夏得傳名

壬申元日陪望闕禮次張持國寄兒輩韻

脩容待漏入承明五箭纔收歲已更節建新正瞻斗轉天開曙色見參橫傳嚴鼓下班行肅呼祝聲高殿角鳴萬里威顏通喜氣寰區同賀泰階平

挽柳時英先人 槩

海徼橫罹尚忍言如君守靜亦園門亨嘉幸際伸寃日褒贈重霑錫類恩何處荒山開宿草難將絮酒酹孤魂傳家賴有明珠在餘慶應堪慰九原

挽權留守 盡己

法家諸子摠儒珍雅望推君茅一人翰閣銀臺聲譽早海藩圻節績庸新艱危離索仍經歲少小提携似隔晨文采典刑俱寂寞白頭題挽更沾巾

挽沙溪金參判

詩書大業自家庭從事儒賢儼典刑官擢亞卿非遂世年逾八衮尚治經名塲掃々人間事生計蕭然水上亭

縱遣山林閑宰相猶令公議重朝廷擁門秋葉書圍座
滿室春風德潤形共式東都處士宅爭瞻南極老人星
方期白髮安車召遽見升旌粉宇銘我輩秖今無藉在
斯文從此益凋零音容宛爾渾疑夢筆札披來更襲馨
相憶幾年仍此別白頭惟有淚雙熒

挽洪陜川遇

兩世通家好交期是弟兄階庭承法訓學舍擅才名作
郡留治績爲郎負雋聲榮枯雖已定憂病又何幷日日
伻童婢言言念老生從今碧松路不忍過門行

挽趙承旨纘韓

君家伯仲皆吾友難弟尤稱絶代才忽報青山埋玉樹
忍看丹旐寫銀臺詩從斐後江山助名在盧前造物猜
淮館湖亭留彩筆一回披讀一回哀

挽趙司禦文英

甲子東村契當時十二人吹葭如昨日執紼又今晨破
屋青山下新阡野水濱舊遊零落盡衰白獨沾巾

仁穆王后挽詞三首

叡賛垂衣化俄驚補座空慈親隔海外稚子失懷中白
日門常鎖蒼天籲莫通尋思十年事摧咽語難終

天眷中興主邦開再造基風雲歸擁衛日月揭倫憂侍

膳殫誠孝含飴仰聖慈仙遊忽厭世應與帝鄉期
猥荷先朝眷尋常寵渥偏御貂香未沫宮錦色逾鮮宴
憶延興第魂驚癸丑年白頭猶不死三哭穆陵阡

次仙源韻二首

台司樞府兩衰翁憂病相憐亦略同門掩軽寒長悄悄
向來人事轉頭空
荏苒清和已浹旬芳辰拋却一年春劉郎又負重尋約
愧殺天台洞裏人

原韻

相思不見月沙翁夢裏時時一笑同抱病杜門花落
仙源

盡可憐佳約已成空
傷同樂正卧經旬洞裡看花負一春多事山禽苦覓
起提壺勸酒爲何人

延平挽二首

早從師友得依歸抗疏聲名自布衣閱盡炎夷恒有守
洞開城府絶無機風期倏際雲龍會　宗社重新日月
輝宇宙幾人能辨此似公勳業古今稀
看看時事日艱危瞑目青山是好期此老又亡應快適
吾儕不死亦支離封章剩有三乞　牘歸慈仍加一等儀
握手諄諄臨訣語九原無路答恩私

次梧窓錦溪壽日韻

梧老懸弧節開樽湖上亭江山誰是主憂樂各曾經健飲能浮白衰毛已換青那能不相憶親友盡凋零

鷄林府院君李守一挽

廊廟慚無策蘧危賴有君雍容真學士嚬嗟老將軍閫績兒能繼威聲虜亦聞角巾山下宅絶口不言勳

李同知惟侃夫人挽

樞府交歡五十春慣知閨範動鄉隣年高不弛齊眉敬客至都忘剪髮貧蘭玉盈庭餘慶遠金貂繞座渥恩新賓筵喚酒渾如昨忍寫哀辭對棘人

挽鄭判書景任二首

先朝作士盛於斯南斗聲華擅一時商嶺久閑經濟手法筵長拱廟堂姿行藏定入名臣傳存沒偏承　聖主知無復開襟討經典獨留章疏契心期

十年歸洛守艱貞晩際清朝士望傾屈以卿班專講席寵之銓柄主文盟恩追泉下還增痛事了人間不負名藥裹纔傳書在案白頭東望淚交横

完平相公挽四首

伊昔蒼黃際扶顛賴有人忠勞記王室德澤酌生民廊廟登庸早風雲契遇新丹青浿江岸萬古想精神

養疾居東日陳經抗疏時孤誠貫金石一語正倫彝嶺
峽風霜苦湘潭歲月移都人加額望不待百年知
白髮三朝老黃扉四十年陰陽歸變理天地與周旋命
賜松楸第恩開几杖筵試看前古史名下幾人全
洛社推先輩台階接後塵中年有契闊同閈倍心親存
沒皆寧順行藏見屈伸從今道南宅一過一沾巾

龍門寺僧若靈軸次一松韻

筋力年年漸不侔歸心無賴又逢秋還思去歲猶差健
扶過龍門最上頭（昔遊龍門倩僧扶上絕頂到今扶亦難得故感而云云）

送睦湯卿大欽之任江陵

左海名區鏡浦臺半生邊想首空回分符徼吏今聯壁
舞彩賢郎又再魁（時湯卿之兄禹卿亦作尹南州其子行善連魁龍榜說慶故云）天借
新榮張勝事雪埋深巷阻離孟曾聞老相爲留後北辟
門應待我開（世傳原任相臣曾有尹此府者至今府廳有北辟小門云）

聞梧窓舟往楊州欲出迎病未果只送一壺酒

江湖白髮今新年行色蕭然上瀨船一舸相迎違夙計
滿簾風雨擁衾眠

挽梧窓朴子龍（乙亥四月）

萬死重逢湖上廬湘潭苦憶十年餘相看惱恍唯含淚
後約丁寧幾見書歎我沉痾今轉甚羨君豪氣未全除

尹知一夕成千古益覺浮生總是虛

附拾遺録（以下皆釋禍以前所作收拾家藏中録若干首）

題畫（八歲作）

山靄晚不收沉沉隱高樹溪流深不渡夜來前峯雨

柳枝詞五首

玲瓏紅日上重簾金鴨沈檀次第添遥聽笙歌歸別院

緩拈羅扇理粧奩

帳暖流蘇懶盡眉喚來雙小步前池忽看並蒂菱花發

却入宫中辇上知

三月輕衫裁緑紵新調蛾黛步伶俜相逐女郎拖小艇

穿花却過木蘭汀

摇蕩春風楊柳枝盡橋西畔夕陽時飛花撩亂春如夢

惆悵芳洲人未歸

樓上佳人颦酒旗東風不動柳絲垂離愁寂寞重簾閉

百囀鶯聲渾不知

挽人（代馳君作）

聞道詩仙葬蘿斯文從此益堪嗟眉山草木還精氣

楚水秋風起怨波楓岳新題傳蜀道竹枝遺恨在歌羅

吟魂寂寞藤陰下痛哭西門不忍過

鳥嶺龍湫亭

誰闢荒原辦勝亭危欄乍倚更伶俜天開石壁扶元氣
地磅龍湫賴巨靈陰壑深深藏霧雨晴天隱隱動雷霆
洞雲開盡峯增翠看遍芙蓉萬朶形

贈鄭慶遇次佾川書堂高霽峯韻

心上唐虞靜裏修倘來軒冕不回頭時尋石室青霞洞
好對滄波白鷺洲天意豈終窮俊傑素心元是樂優游
竹林有客時携酒來破閑人半日幽

贈鄭聖一

丹穴參差鳳羽奇家庭玉樹稱其兒方壺似子仍芳歲
懶拙如吾忝聖時且把真功恢力量莫將餘事滯心期

何時竹塢芳齋裏重聽琅璘讀楚辭

崔彦沈自金剛還夜飲席上贈

海上蓬萊首獨回烟霞長待子歸來今宵豐儀仙山事
夢入毗盧萬景臺

次白巖寺韻

每向江南憶老僧石門相訪幾時能桂花寂寂空山暮
芳草年年舊恨增虛檻納凉波影動疎林透月露華澄
明朝且把長房杖萬凿烟霞取次登

次益山東軒韻贈主倅金仲悟從叔

太守官閑掩畫牙門前老卒見人呵須知世路難輕進

何用窮途便發嗟秋半海城霜薄柳鴈回官渚水增波
阿咸早有西門約竹所清樽許一過

歸路寄金仲悟

輒因盃酒說離違衰草長程又獨歸霜落梅山回鴈早
月沈江路去人稀孤村隔水門初掩老樹經秋葉盡飛
除却羈愁與別恨天涯日暮自沾衣

遊邊山時歷訪金叅奉鉉酒席口占

漫浪湖山狂卜舍江南落魄病齋郎一別幾勞千里夢
重逢爲把十年觴高雲罨野留斜景小雨藏山做晚涼
更向登龍邊山名巖底宿歸笻他日訪東湘東湘在邊山洞口金八之

大學講語 上

癸巳春　天朝經略兵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桐江宋公應昌按節東來移咨本國令選書筵講官文學之士數三人來候幕中講論道學司書黃愼文學柳夢寅及余皆以春坊講官實膺是選而往經略禮遇甚隆軍務之暇間日相接輒講大學旨義蓋　天朝多尚陸氏之學經略學於王陽明之門欲觀我國學尚每於講時力詆程子以親民作新民之誤至曰大學一篇大

義都在親民上余等極陳朱陸之辨經略令余
等製大學講語自經一章至十章逐章作註如
大學衍義余等曰我國尊尚程朱雖新學少兒
絶無他歧曾書妙旨程朱兩夫子講定發揮靡
有餘蘊而先儒諸說俱載集註此外何敢贅一
語云則經略笑曰貴國學尚如此則諸公雖不
必變易前學但可從所學而著說資我講劘耳
第不宜蹈襲固儒陳言腐語以流出胸中者別
成一書為當余等製第一章講語以呈則經略
自製一篇令從事參謀官河間府通判王君榮
書而示之厥後多事每令通判書示到處必會
於鄉校明倫堂辨講異同辭說甚多未幾文學
抑公以持平承　召先還余始以說書來陛拜
司書與黃司書思叔同在幕下自三月至九月
經略始渡鴨綠所著逐章講語經略刊刻為一
部書送于　行在亦分送一件於余等而丁酉
之亂淪失無存此其原草也偶於亂帙中見之
亦舊跡也經略上本題請　王世子經理全慶
軍務　特賜專敕權攝節制巡按周維翰以監
軍御史出來經略會議於統軍亭招余兩人謂

御史曰姓黃姓李俱是伴世子的春坊學士也
俺欲論經學呼置幕中今七朔矣御史問東國
學尚如何經略曰尊尚程朱御史曰也好也好
臨罷執余等手曰東國興復在世子世子賢德
在公等千萬勉旃經略又出劄付各一道於吾
兩人皆贊揚世子而以明德親民齊家治國之
道益勉其導迪者也其時俱已啓知而或恐散
軼無徵略記顛末云

經一章講語

人於有生之初便有一箇光明正大底物根於天命而
主於一身無少昏昧未嘗息滅虛靈洞澈萬理咸備是
所謂人所同得之理而卽其本明之體也惟其氣質之
稟拘之於前物欲之私蔽之於後故二者相因反覆深
固此德之明未免日就於昏蔽然其本體之明是人人
所共有者雖在迷惑沒溺之極而未嘗不發見於日用
之間有不可得而終昧苟能因其發見之端而按續光
明之體認充廣之明之又明以復其初則一念纔覺便
是天理如鏡之蒙塵塵去而鏡復明初非有作為於本
分之外也然而此理天所賦此德人所同受非有我
之得私也今吾旣幸先覺復明其明則豈可不推吾之

所自明者以及於人使天下之同有是德而不能自明者皆有以革其舊而新之哉是所謂明吾之明德而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初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其所以明德其所以新民者莫不各有一定當然之則到得十分盡頭便有極好道理此則至善之所在也未至此地則必求其至既至此地則必求其止未至而止不可謂止既至而有所遷動亦不可謂止故明德中自有明之之極致新民中亦有新之之極致以到事事物物皆當求必至是而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然後人欲淨盡無些子滓而方謂之至善矣譬如登山須到

頂上方好未盡一步猶落第二層也是則止至善之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而兹三者又爲下文八事之綱領也至於知止云者言知所當止之地也人不知至善之所在故或求之此或求之彼冥行擿埴終至於迷方而莫之有定向耳苟能卽凡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欲明德則必先知明德之所當止欲新民則必先知新民之所當止如行者必先知路之所在射者必知的之所在然後方寸之間確有定理而無搖漾錯雜之患矣既有所定則自無妄動之念而能靜矣能靜則此心寧謐隨所遇而安矣能安則從容閑暇無顚倒

意遠之患而能慮矣能慮則思之精審能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矣知止屬知能得屬行定靜安慮則知所止而得所止之脉絡也苟能真知所止則必能得其所止故纔知止則五者便相因而見矣下文所謂本末終始者又以總結上兩節之意而推明之蓋新民必自明德而推則其有本末可知能得必自知止而致則其有終始可知苟不先其本與始而後其末與終則終不能近於道矣其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吾之明德而推以新民使之皆有以明其明德耳如欲使天下國家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

心也心之發則意也心有不正則身不可得而脩故欲脩其身者不可不先正其心意有未實則心不可得而正故欲正其心者不可不先誠其意也若夫吾心之知有所未盡則方寸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實其心之所發而有不可得而實矣此所以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窮則知必有蔽雖欲致吾之知識而有不可得而致矣此致知之所以有格物也此八者之條目而其次第之不紊如此其下八者特推言其功效耳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則吾心之明德明矣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天下人之明德

亦明矣天子庶人貴賤雖殊均有是身則均有脩之
責是以單挈脩身以上它誠正格致之工夫以下它齊
治平之功效苟或不務脩己而欲新其民不推之於其
家而欲推之於國與天下則其可謂得本末先後之序
乎大抵大學一篇之要不出乎脩己治人而要其用力
之方則只在於知與行而已明德即脩己之事也新民
即治人之事也止至善即脩己治人之準則也格物為
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誠意為行之始正心脩身為行
之極齊家為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又為推行之極誠
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下也非知無以
力於行非行無以用其知此知行之所以並行而不可
偏廢者也

附王通判講語

夫人方在幼穉既養以小學之規及其漸長則脩齊
治平之責皆萃一身不可不學大人之學大學之道
何如蓋天地生人之初便有一個光明正大底道理
炯然在中無少昏昧洞澈虛靈萬理咸備是人所同
得之理可以脩己亦可以治人萬事萬化之源至聖
至神之極皆起自吾一心中是其本明之體也惟其
氣質之稟拘於前物欲之私蔽於後此德之明未免

日就昏蔽然其本體之明未嘗不發見於日用之間苟能因其發見之端體認充廣之以復其光明之本則天之賦於我者始全我之稟於天者無虧而大人之體備矣然此理天所均賦此德人所同受非有我所得私今我即幸先覺復明其德則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於人使天下同有是德而不能自明者皆有以革其舊而新之是所謂明吾之明德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而大人之用周矣然明德新民莫不各有事理當然之極十分盡頭底道理在此乃至善之所在也未至此地則必求其至既至此地則必求其止明德必要明到極致新民必要新到極致然後人慾爭盡無些子渣滓天理貫澈無些子格杆大人之學始無餘欠矣然天下之理必知之真然後能行之至人惟不知至善所在則以眩惑之心求道何有定執惟於明德新民之理真知其所當止至善之地則方寸之間確有定理而無搖漾錯雜之患矣既有所定則自無妄動之念而能靜矣能靜則此心寧謐隨所遇而安矣能安則從容閑暇衡平鑑空執一真以御萬法頭頭是道逐處逢源泛應曲當而能慮矣能慮則明德至善已造至極新民至善已臻其盛

大學之道始為得之苟非真知所止則何以能得所止若是哉然新民必自明德而推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能得必自知止而致則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大人之學必先其本與始而後其末與終則於道其庶幾矣古之人欲學大人之學必識先後之序欲使天下之人皆明其德先自一國推之欲齊一家之衆先自一身推之至於身自一家推之欲齊一家之衆先自一身推之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之發則意也故欲脩其身者不可不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不可不先誠其意若夫吾心之知有所未盡則方寸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實其心

之所發有不可得者此所以欲誠其意必先致其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有未窮則知心有蔽雖欲致吾之知有不可得者此致知之所以必先格物也此乃古人之學能先其所當先如此物格而後知可致知至而後意可誠意誠而後心可正身可脩明德漸詣其極身脩而後家可齊家齊而後國可治天下可平新民漸臻其盛是謂後其所當後大學之道惟古人其庶幾矣今之人無分於天子無分於庶人貴賤雖殊均有是本均有是本則均不可以不務脩身以先自明其德苟或不務脩已而

即欲新民則本亂而末治者斷無是理不齊其家而欲推之於國與天下則所厚者薄焉往而不薄乎是先後之序所關於大人之學又甚要也大抵聖經一章不出於脩己治人不外於致知力行而其要又在於有序明德脩己之事也知止致知之始能得力行之極也知行並進人己兼脩而又循其先後之序以造於極致之歸大人之學盡之矣

傳首章講語　釋明明德

經文所言綱領條目既已詳盡而於傳文又雜引經傳之語以證明之所以發揮經旨者也其曰克明德其曰顧諟天之明命其曰克明峻德皆釋明明德之義也蓋天之賦此明德賢與愚初無異也人亦孰不知德之在我孰不知德之當明哉惟其蔽於物欲形氣之私而不能加克之之功故雖欲明之而有不能也惟文王獨能明之此文王之所以爲聖而亦可見夫未能明白者之不可不致其明之之功而克明之也至於所謂明命者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天之與我者而言曰明德是其用之間此德之發見卽莫非此命之流行則可見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人惟不能照管於

此故便爲事物遮障而不知所以自明耳苟能提撕省察念念不忘見得道理長在目前真若一物在此常常看守則天命在我而無時不明矣若夫所謂峻德者亦以此德全體之大而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苟能明之又明無少不明則是能明其大德而全體皆明矣凡此三引書皆以發揮明德之旨而康誥則專言明德之本原使學者求所以明之之工夫使學者法此而用功帝典則推言明德之極功使知能明其德以至於大而又結之曰皆自明也以見夫明明德者之皆當自明其德而不容更靠他人也

附王通判講語

聖經既揭大學之道曾子復雜引經傳作爲傳文以發揮聖經之旨首章釋明明德意曰我之所得於天者爲明德人或昧之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緝熙之德無一不明武王以大人之學望康叔故於康誥述文王以儆之天之所賦於我者爲明命人或忽之而不能明惟成湯能顧諟之懋昭之德無時不明伊尹以大人之學望太甲故於商書述湯以儆之自本體之大而言爲峻德人或以私欲狹小之而不能明惟堯能明之爲欽明爲光被全體無不明史臣紀萬

世大人心學之源故於帝典闡揚堯德以示之合而觀於三書之言其言聖德無非吾自有之理其言聖學無非吾自盡之功康誥言克明我自明其德也太甲言顧諟我自顧其明命也帝典言克明我自明其峻德也天生帝王一德之外無他賦學在帝王一明之外無二功世有古今而此德此明不以古今異德有性反而此德此明不以性反殊於三書而知三聖無不同也於三聖而知先聖後聖無不同也帝典王謨正與聖訓互相發則夫子明明德之說從來遠矣入大學者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於明德之學尚

其知先務哉

此一章書所重在末句三引書曰輕題過克明德顧諟明命克明峻德俱無工夫三聖人明德俱是自然的

傅二章講語　釋新民

此章釋新民之義而首引盤銘曰新之語者蓋不能新己之德而能新其民者未之有也故先言自新之事以爲新民之本所以承上章自明而言起下文作新之端也古之聖賢於日用動靜之間夫嘗不常加戒懼猶慮其一念之發一事之微有所怠忽而或有遺忘故必銘

自警之辭於常用之器因其事而致戒焉盤者所以沐浴吾身之器也吾身本潔而塵垢汚之則必先濯其身而致其潔然既潔矣而潔之之功有所間斷則此身之汚猶夫前也故又必因其已潔者而日日潔之又日潔之然後吾身常潔而不復爲塵垢之汚亦猶吾德本明而利欲昏之則當洗濯其心以致其新然既新矣而新之之功有所間斷則此德之昏猶夫前也故又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然後吾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矣此湯之所以銘其盤以自警者茲乃自新之極而新民之本也然而所以新民者亦非推吾之所有以與人不過使斯民各自新其德而已康誥之所謂作新民者欲其有以振作而興起之使自新之民去其舊染之汚而新之也自新之民既知改過遷善矣而上之人又從而振作之則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將有所不能自已者矣若夫詩之所謂其命維新者蓋以周之文王能新其德以新其民故民德自新而天命亦新也盤銘則言自新之事康誥則言新民之事詩則言自新新民之效而又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所以結上文之意而皆欲其止於至善也

附王通判講語

此章釋新民蓋新民之道本諸身徵諸民而達諸天命者也成湯嘗新商之民者然使己德不明何以爲新民之本故其銘之盤者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心之蔽所當明猶人身之垢所當去誠能一日之間勵存養省察之功有以洗心而浴德是固能日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尤當因其已新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其功於不息焉斯則大德懋昭而新民之本立矣武王嘗新周之民者然民非振作何以勵自新之機故其告康叔者曰作新民昔爲商民染紂之習固汚濁之民也今爲吾民

被吾之化乃自新之民也必乘機而鼓舞之因勢而作興之使之歡欣踴躍而樂於爲善斯則黎民丕變而新民之事見矣文王嘗新民以新天命者其詠於周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蓋天之視聽在民民之視傚在君周自后稷以來舊固諸侯之國也至於文王已德克明大布脩和之化是以天心降格誕膺曆數之傳邦雖舊而命則新新民之極功驗矣夫自新而至於新民明德之極也新民而至於新命新民之極也均之不可安於小成狃於小康者是故君子之自新新民皆當無所矛用其極焉銳精治本既須湯

銘以洗心而新民必欲如武注意太平既法武詰以
彰軷而新命必欲如文蓋君子不當求治於民而惟
求吾德可以新民不當責效於天而惟求吾德可以
格天自新新民之功各止於至極之地其於新民之
義庶幾無餘蘊哉

傳三章講語　釋止至善

夫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夫在民而當新者固已得之於
天而無待於外矣然其所以明而新之者苟不能止於
至善則其何能盡天理當然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哉
是以庶物庶事之間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故於此章五

引詩以釋止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
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緡蠻黃鳥
止于丘隅者以鳥之能知所止而喻人之當知所止也
其引文王之詩者蓋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而又歷陳
仁敬孝慈信之目以明得所止之實使學者皆得以取
法焉夫五者之止是乃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
不容已者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雖以文王之聖其所
以止於至善者亦不過如斯而已初非於本分之外有
一毫加損於其間也但衆人則蔽於私欲而失其所止
惟聖人爲能無時不明而所止者無非至善矣苟於此

五者誠知其本然之則而加緝熙敬止之功又能推而廣之以盡其餘則日用事物之間皆有以知其一定之則而得其當止之所矣其引淇澳之詩者蓋言明明德者之得所止以發明所以求之之方與夫得之之驗焉夫爲學所以致知故其所以講習討論者已精而必求其精此就知上求止於至善也自脩所以力行故其所省察克治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此就行上求止於至善也所守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則是至善之存乎中者也宣著而可儀輝光而可象則是至善之著乎外者也至於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又言止至善之實效以起下

文之端也其引烈文之詩者蓋古新民者之得所止以明上文所謂盛德至善之實驗焉蓋先王既能明己之德以及於民而其所以新之者止於至善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既沒世而其遺風餘澤洽于民心能使親賢樂利上安下順仰其德業之盛思其覆育之恩愈久而不能忘則可以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極效矣

附王通判講語

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蓋謂至善之理散之民彝物則而會通於聖人之心者也玄鳥之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可見物莫不各有所當止矣緡蠻之詩云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說詩而嘆曰黃鳥尚能知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之知止乎此可見人當知所止矣觀之文王正是止至善者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國人之信皆至善所當止者文王則爲君止仁爲臣止敬而安於君臣之至善爲子止孝爲父止慈而安於父子之至善爲與國人止信而安於交國人之至善爲文王之敬止如此學者即此以究其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知其所止而得止於至善矣以明明德之止至善言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蓋言至善之理知行並進也於切磋見君子之問學爲講習討論已精而益求其精察此德之幾以求知至善也於琢磨見君子之自脩爲省察克治已密而益求其密踐此德之實以求體至善也斯則知行無脩所以求止者有實功矣至善之理身心互發者也於瑟僴見君子之恂慄爲不待矜持而自嚴密不待操存而自武毅敬在於心是德之聚也於赫喧見君子之威儀爲愈薰實則愈光輝愈收斂則愈宣著容見於外是德之符

也斯則表裏俱盛所以得止者有實驗矣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言君子由學問自脩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敬德盛於內而所存一至善焉德容盛於外而所發一至善焉則是德也誠足以固結乎民心聚乎衆志民之欣慕而愛樂者雖欲忘之而自不能忘也德至於民不能忘謂非明明德之止至善哉以新民之止至善言之烈文之詩云於戲前王不忘何以得此於民哉亦以其新民之遺澤入人深耳以開道通先王之賢也以垂治通先王之親也由是不獨當世之君子被其親賢之澤後世之君子莫不憲章其道繼述其業所以垂君子者遠矣以立法制先王之樂也以畫井收先王之利也宜是不獨當世之小人被其樂利之澤後世之小人莫不享其太平守其常業所以遺小人者厚矣此所以前王沒世之後而斯民益愛慕之深君子雖欲忘之而親賢之遺澤何可忘耶小人雖欲忘之而樂利之遺澤何可忘耶即君子之親賢見前王所以新君子者止至善矣即小人之樂利見前王所以新小人者止至善矣德至於沒世而民猶不能忘謂非新民之止至善哉學者誠能始之淇澳以聖賢其德參之烈文以帝王

其業而師文王以會德業之全則於人之當知物之當止皆會其極於我矣止至之學尚復有餘蘊哉

傳四章講語　釋本末

夫事物之當爲者莫不有本而有末本者所當先而末者所當後也故欲末之治則必先治其本本之不治而能治其末者未之有也苟能先其所當先後其所當後則可謂知本末之序矣此章所謂聽訟使無訟即明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蓋聖人之聽訟固無異於衆人唯其真知實踐意誠心正所以自明其明德者無非止於至善故自然有以薰陶漸染大服民之心志能使無實之人觀感悔悟求以自新而不敢盡其虛誕之辭是以不待聽訟而自無可聽之訟也然則有訟能聽非所以新民也無訟可聽方可謂新民之至矣使民無訟唯明明德者能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斯乃得本末之序者也苟或不務明其明德而徒欲逞其私智區區於曲直情僞之辨則其本之在我者既不足以大畏其志分爭辨訟之際將不勝其紛紜而莫之既也以是而求新民之效不亦末乎傳者引孔子之言以釋本末之意而又結之曰此謂知本欲使學者有以知所先後而不違於當行之道也

附王通判講語

此引夫子之言釋本末見聖經物有本末之論自夫子發之亦自夫子之言徵之也昔者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訟者之人無情實之人也訟者之詞虛誕之詞也聖人能使無情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果何脩而得此哉蓋由聖人物格知至其心明矣明則有以察天下之僞故民自畏其明意誠心正其心公矣公則有以服天下之心故民自畏其公此訟所以不待聽而自無也夫民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觀使民無訟

之言可以知出治之本信不在家國天下而惟在吾身心意知之間明德新民本末先後之序斷可識矣

重在使無訟一句使字內含明德意無情句是申無訟大畏句是申使字此章與論語不同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此以明德新民分本末故聽訟句全輕只在無訟句內見出本末

傳五章講語　釋格物致知

形於兩間者皆物也而所以爲物者皆理也即乎物而窮之則莫不各有所以然與夫所當然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皆是理也無物而理不在以其常而言之則耳有

聞之理目有見之理父之當慈子之當孝天地之所以高厚鬼神之所以幽顯凡可以昭昭易見者皆是也以至一草木之細一毫忽之微即一物而有一物之理即一事而具一事之理天地間無無理之物有理者皆所當窮也然心外無理理外無物此理之用散在日用萬殊而此理之體本乎吾心方寸之中一物不窮則此心闕一物之理一事不窮則此心闕一事之理理有不窮則知不盡知有不盡則心不純昏昧雜擾馳心於虛無阻險之域其於遇事接物之際不能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以之意不誠以之身不脩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得其當焉惟當先就一物上究其當然之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致吾心之知而格之又格以至無可格或考之日用事爲之著或察之沈潛獨得之妙即事即物身親格之反覆推尋以精其知至於積累貫通之久則衆物之精粗巨細各會其極便覺此心洒脫於形氣事物之外而其於義理精微之極是非公私之分見得明快無些子蔽然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以盡其本然之明矣此格物致知之所以爲適道之始而爲學者最初用力之地也

夫爲學莫先於致知致知又在乎窮理是蓋大學始

教之功而第一件下工夫處由此而誠意正心至於治國平天下皆自此中做出來舍此言學便是無頭故程子於此說之最詳其所以發揮經旨者靡有餘蘊而朱子又因其說以補傳文之闕其語意明白開說深切固已脗合乎聖經非他說所可擬議況經文既載八者之目傳所以發明經文者也則獨於格致上闕然無釋蓋無是理推之以傳例序不可躐考之以理趣義有所據是其簡秩雖紊而條目不可紊文義雖闕而工夫不可闕則固不可諉以無傳而置之於疑信之地遂廢之不講也

附王通判講語

大學傳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乃今亡失不可復考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於此不用其力則誠正脩齊之功皆無由啓其端是此傳誠不可缺者二程夫子始爲立說以開聖學之源朱夫子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蓋言人欲推極吾心之知使無一毫不明則當隨事隨物以窮其理使無一處不到可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心本體至虛至靈本欲自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雖紛紜散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心雖在

內其理實焉於物物雖在外其理實具於心惟於事
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未盡耳是以大學立
教之初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事事物物各就吾心所
已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以求到極處必真見其
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如此日積
月累至於用力之久忽覺一旦之間玄解神悟豁然
貫通焉則衆物之理外而規模之大內而節目之詳
精而細微粗而淺近所見無所不到由是吾心具衆
理之全體與夫應萬事之大用無有不明者矣夫至
於表裏精粗無不到此謂物無不格至於全體大用
無不明此謂知無不至物格知致之功所係如此豈
非初學之首務哉

此章當分五段看言欲一句是釋格致之義蓋人
心六句是推格致之由是以大學始教以求至乎
其極是詳極致之功至於用力之久至無不明矣
是推格致之效末二句就其效而結之也此謂物
格指表裏句此謂知至指全體句先儒以此章爲
夢覺關知之始事

傳六章講語　釋誠意

夫格物知至者既知爲善去惡而吾心之所發或有不

能實用其力則其所知者亦不得爲真知實見而思慮之間真妄錯雜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既致其知又不可不誠其意也蓋人孰不欲爲善亦孰不欲爲惡而卒不免徇外爲人苟焉以自欺者患在意之不誠也如知善之當好而不能無不好者存於中知惡之當惡而不能無不惡者藏於内則自欺孰甚焉惟當著實用功克去已私存養省察於一靜一動之際戒謹恐懼於不聞不睹之中禁止其一毫自欺之端精到於十分真實之地使其好善則如目之好好色惡惡則如鼻之惡惡臭真所以好之也求必得之不得則不措其所以惡之也

務決去之不去則不已快足於已無待於外則此心之發有實無妄而心可正身可脩矣若彼小人心違其貌行不踐言既不能謹之於幽隱之中而乃欲揜之於明顯之處始焉自欺終欲欺人是則實於爲惡而僞於爲善也然當其見君子也念已不善而思欲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於中矣其羞愧遮障之狀不得不呈露於詞氣意態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而不知人之視已不啻見其肝肺可不懼哉此君子之所以必謹其獨而常如十手十目之所指示也至於所發皆實則心廣體胖不期然而然矣斯則意誠之驗而其所以致之之要只在

謹獨而已

附王通判講語

此章書首節言誠意之功而要在慎獨二節言不能慎獨之弊三節明獨之可畏末節指能慎獨之驗通章以慎獨貫盖謂誠意之學必去其累乎意者而誠始著又必審其起於意者而功始決君子既加格致工夫則於善所當好惡皆知之真矣特不能實用其力以真好惡之是自欺也誠其意者惟戒此而已一有所惡毋自欺其惡也務決去之如惡惡臭之真惡此謂自快足其真惡之心而惡惡之意可誠矣一有所好毋自欺其好也務求必得之如好色之真好此謂自快足其真好之心而好善之意可誠矣然此不自欺而實也與夫自欺而不實也皆人所不知而吾心所獨知者也故君子之戒自欺者必致謹於獨知之天凡所以實其好善實其惡惡以自快足於已者盖於念慮方萌之始而其幾已審不待形跡之著而後慎焉誠意之功夫孰有加於此

獨字非獨居獨處心中發動一點念頭人所不知而我所獨知乃爲真獨慎字只承欺字一邊看盖欺與不欺我所獨知者也自慊以上釋誠意之義

慎獨則示人用功下手處誠意工夫只是一箇慎獨慎獨便是毋自欺而自慊毋自欺而自慊便是能誠更無兩層

小人不知慎獨方未見君子而閒居時節其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愧恥心生掩其真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假之善彼固以爲君子可欺而有益於掩且著矣不知善非素有必不可以襲取惡非本無必不可以掩飾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夫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徒費其機心則何益矣此謂不善誠於中必形於外皆由小人不能慎獨至此故君子重以爲戒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以禁自欺求自慊而誠其意焉蓋君子謹獨之功雖不待人而從有而所以謹之又謹者則固鑑此小人而益力矣

誠中形外只訂上惡不可掩一邊故君子句與上節不同此則重鑒戒小人意

大惟君子爲能慎獨而小人不能慎獨者惟不知獨之可畏耳曾子平日有言曰幽獨之中人皆以爲莫予視莫予指也不知吾心無意斯無視苟吾之意隨心而起則吾之視卽隨意而起殆昭然十目所視者

矣吾心無意斯無指苟吾心之一萌於意則吾之指
即萌於心殆顯然十手所指者矣其動在方寸而其
幾顯露昭著若此是天下之大可畏盡伏於不足畏
之中乃知暗室屋漏皆當戒謹深宮燕閒皆當恐懼
信其嚴矣哉不嚴而不慎猶之可也其嚴如此可不
慎乎此而不慎是十目不足憚十手不足畏矣有人
心者可不惕然思耶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止是自己真知意亦不是
如十視如十指意蓋幽獨之中真有十目之視十
手之指昔人有言欺心暗室鬼神電視者即此意

引曾子言所謂門人記之者也

君子不徒鑒於不誠之獎而尤有徵於能誠之驗焉
彼富則必能潤屋能誠意而有德則必能潤身身之
主宰爲心作德則此心廣大寬平德之潤於內也身
之運動爲體作德則此身安舒自得德之潤於外也
夫其德在意知其應在形骸其潤在一身其原在一
念誠意之驗若此故君子必致謹於念慮以戒自欺
以求自慊懲肺肝之著昭嚴手目之指視必期至於
心體之廣胖而後已焉不然意有不誠將重爲身心
之累何以正何以脩而又何以推之家國天下哉

故君子句總承上文方見結意大抵慎獨道理最大此正善惡關頭於此而慎則為君子於此而忽則為小人先儒周子曰幾善惡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甚哉慎獨道理所關最大也

大學講語下

傳七章講語　釋正心

此章釋正心以明意已誠而心不可以不正蓋心活物也既有主宰須有動作既有知覺須有思慮固非塊然寂滅無所運用者也凡人應於事接於物也喜怒憂懼隨感而應是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蓋亦不可無者也但於事物之來不能循乎自然而靜而理之反爲其所繫則毫忽之頃必不免動乎其中私爲主而理爲客物爲內而心爲外吾之所以處之者或失之偏重或失之

固滯四者之用終非本體之正矣惟當事至而應之無與乎我物去而忘之不與之往此心湛然無有一事酬酢萬變各止其所大小妍媸無不中節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之怒乎可怒怒而不遷此心只平平耳懼乎當懼而不攝此心只舒泰耳喜好猝至而此心則一乎疑定患難當前而此心則處之恬然然後是心之用始得其光明正大之體而一毫偏倚之私不能查滓乎其中矣是故此心不能常存則此身便無主宰而思慮紛擾莫之把握尋常應接之際忽忽爲外物所引去至於聲色臭味之易見者猶莫之知覺身在乎此心騖乎彼百骸四肢都無檢制而腔然一軀殼耳必也提掇惺惺常加操存敬直之功使天理恒明羣妄退聽則心無不正而身可以修矣

附王通判講語

此章病在有所字有所病根又從不察來註中察字最緊要蓋言喜怒憂懼心之用也視聽食息身之運也心以宰制此身身以聽命此心苟於此心之用而不能察一至於有所焉未來有所將迎既來有所偏主既往有所留滯有所忿懥則心爲忿懥所累而不得其忿懥之正矣有所恐懼則心爲恐懼所累而不

得其恐懼之正矣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心爲好樂憂患所累而不得其好樂憂患之正矣

夫心者身之主也不正則心馳於外而不存神明之內無主宰淵默之中失天君目雖視徒視以目而不視以心將無以善天下之色矣可得其視之正理乎耳雖聽徒聽以耳而不聽以心將無以善天下之聲矣可得其聽之至理乎口雖食徒食以口而不食以心將無以善天下之味矣可得其味之正理乎推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間出入起居之際將無一得其理者身豈可得以修哉

不見不聞不知味非真無所見無所聞無所知只是不得其當見當聞正味之理耳

夫喜怒憂懼之失正心之累也而其弊乃流於身視聽飲食之不檢身之弊也而其原乃起於心此謂人之有身不在於形體而存身之脩不在應迹而在操存經文脩身以必先正心者此之謂耳則凡約其情使合於中矯其偏使歸於正以端出治之本而裕齊治均平之化者誠慎脩者所當先務歟

傳八章講語　釋脩身

夫意誠心正則身不患其不修矣然所謂心正而後身

修者亦非謂此心既正則身不待修之而自修也必也
點檢詳審不使小有偏處然後身可得而修矣故既正
其心又不可不修其身也其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
惰五者固亦常情之所必有隨遇而應之莫不各有當
然之則苟或因其所重而一有所向則必墮於一隅而
身不可修矣蓋偏於所好則此心蔽惑不能如鑑之空
而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所惡則此心阻隔不能如衡之
平而不知其人之善是其五者之施於人者俱不得當
於理以至溺愛貪得而終無以齊其家矣故此章之指
欲使學者既正其心而於此又加察焉苟能於所好而

知其惡於所惡而知其善則己之所以施於人者有以
得其當然之則而身無不修矣人之所以化乎我者亦
必有以知所勸戒而家可齊矣章首既歷言五者之偏
而下文又引諺以證之者蓋五者之中唯愛最為難克
而易偏故既首之次親愛而又舉愛之一端以言家之
所以不齊者所以舉重而見輕深戒夫偏之為害而有
以見欲齊其家者之不可不先修其身也此章與上章
皆只言身心之病痛而不復及於工夫者蓋謹獨二字
既為誠意章之要則由此而可以正心由此而可以修
身以至推之於家國與天下其要亦不出於斯而已矣

故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學者其亦知所勉哉

附王通判講語

通章重在脩身上說而家之不齊於言外見之首二節總是言身之不脩末節是反言以見身之當脩惟身有不脩此家所以不齊也以好惡貫到底上章忿懥四者何以屬心彼乃以心應物時事此五者何以屬身此乃以身接物時事

謂夫齊家者宜自家求之足矣經文乃謂齊家在脩身者蓋家非自爲之家也身所儀刑也身非自爲之身也家之一身莫大於好惡而人之處家亦不外於好惡好惡不偏而身爲之脩則勸懲有道而家由之齊矣常人狃於一偏之情而不察其當然之則於其所親愛而偏於其所賤惡而偏於其所敖惰而偏夫偏於親愛畏敬而偏於其所哀矜而偏於親愛畏敬哀矜是見可好而不見可惡偏於賤惡敖惰是見可惡而不見可好故好而知惡好得其正而不偏惡而知美惡得其正而不偏此其人情之所發各當於理惟意誠心正而德無不明者能之天下誠鮮其人矣

此不必稽之聖賢之言即諺之言亦有可繹思者知子宜莫如父諺言子之惡而父莫知知苗莫若農諺言苗之碩而農莫知一則蔽於貪得之私然則世之偏好偏惡者豈獨父於子農於苗乎哉所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者天下誠鮮其人矣人情之偏一至於此是則脩身之功未至何以善則於一家而使之齊耶

夫好惡徇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脩也以之處家必無以勝其親愛比昵之私又豈能使一家之長幼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正哉欲齊家者誠不可不公好惡以脩身矣

傳九章　釋齊家治國

天下之事未有不自邇而及遠由親而逮疏故欲其教之施于國者必先自其家始不教其家而能教其國者無是理也蓋家之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弟僕隸猶國之有君有長有衆其所以孝於親悌於長慈於卑幼亦猶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也孝悌慈三者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家國雖殊而其所以齊之治之之理則一也是以善爲家者修其身而教可行於家矣

善爲國者不出家而敎已成於國矣觀下文康誥之言則其所以保其民者亦當由保赤子推之也夫赤子之生也飢而啼則乳之寒而啼則衣之蓋其慈愛之至出於誠故能得其所欲如此此固天理之自然而非有待於勉强而學之也苟能推是心而擴充之則國之所以使衆之道初不外此其所以推孝而事君推悌而事長者亦何以有異哉至於一家仁而一國興仁則是仁之自家而國也一家讓而一國興讓則是讓之自家而國也反是而貪戾則僨亂隨之矣不能正家如正國何雖然源不潔而欲流之清不可也表不正而欲影之直不可也風行而草偃上好則下甚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者非天之所賦然也亦由其以身帥之而仁暴之効異也苟或己方不仁而欲民之爲仁己方爲暴而欲民之不暴則民必不從矣故於此又推本而極言之欲其先務諸己後責於人己爲善而責人之爲善己無惡而責人之去惡則民之從之也不期然而然矣章末又三引詩以致其意焉夫宜家人宜兄弟儀不忒而後可以敎國人而民法之也其所以自邇而及遠由親而逮疏者益深切矣此治國之所以在齊其家者也

附王通判講語

通章關鍵總在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重修身上孝者以下四節俱發明此句第五節通捲上文而結之意已完矣復引三詩非於所論之外更有發明亦非取彼之文証此之義蓋取其嗟嘆詠歌使人諷詠而得之於心耳首節講君子不出家二句且勿露家國一理下三句正原其理之一也

所謂治國必先之以齊家者蓋身脩則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脩而家已不可教顧能推以教國者無是理也故君子之治國不出於脩身教家之道自可以成教於國此豈君子強可家國而一之哉亦以其理之同耳彼孝以事親君子修子道以教家也然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以之事君而愛同焉孝之外無復事君之道矣弟以事長君子修弟道以教家也然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以之事長敬同焉弟之外無復事長之道矣慈以撫幼君子修父道以教家也然國之有衆猶家之有幼以之使衆而仁同焉慈之外無復使衆之道矣夫家國惟一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教可成於國也

斯道也豈假於強爲哉康誥曰如保赤子蓋言母之

相通於子者必也本吾心而誠以求之雖不能悉中其子之欲亦不至於大相遠矣此固養子之道得之於良知良能者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觀慈幼之理不暇強為而孝弟可知矣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今以教成於國之君子修吾仁以教家使一家仁一國之人皆起而為仁而仁之教成於國矣修吾讓以教家使一家讓一國之人皆起而為讓而讓之教成於國向使一人貪戾而不仁不讓則無以教家而國隨而亂夫仁讓由於一家作亂始於一人其機如此此正謂一言之失足以僨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也一言且僨事況一人貪戾豈不足以致亂乎觀其機而教成於國之效必然矣

嘗觀唐虞夏商之治亂見之矣堯舜唐虞一人也以仁帥天下而民從其仁唐虞之國定矣桀紂夏商一人也以暴帥天下而民亦從其暴夏商之國亂矣豈民之性仁於唐虞而不仁於夏商哉蓋惟從其所好耳苟所令者堯舜之仁而所好者桀紂之暴誰其從之是故君子必有善於身而可以教家然後可出令以責人之善無惡於身而足以教家然後可出令以正人之惡此乃恕之道民之所由喻也向使以桀紂

之君待其身而欲以堯舜之民責之人所藏乎身不恕欲以是而能喻民從無是理也

合而觀之道之行於我者通於國而理不假於強爲教之成於國者始於家而機必本於身修此可見國之道不外於家故欲治國者不當求治於國而在修身以齊其家者也

是意也詩人已先詠之矣桃夭之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夫閨門國之範也君子能修身以宜家人然後可以教國人而桃夭其風化之首矣蓼蕭之詩曰宜兄宜弟夫兄弟國之式也君子能修身以宜兄弟然後可以教國人而蓼蕭其王教之四達矣由三詩觀之國之治不始於國而在修身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理愈著於諷詠之間矣有齊治之責者三復於詩則所以修身教家者豈容易哉

傳十章講語　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故於章首申言孝悌慈以明

上行下效之速是乃絜矩之道而卽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也蓋人之與我同有是心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也我心所欲人亦欲之我心所惡人亦惡之故我欲老其老而必使他人皆如我之事親則人亦因其所同有而興於孝我欲長其長而必使他人皆如我之事長則人亦因其所同有而興於弟我欲恤其幼而必使他人皆如我之使衆則人亦因其所同有而興於慈是以君子必當推己度物舉此加彼所求乎臣以事君而不以己之所不欲於上者使於下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不以己之所不願於後者加於前凡吾之所不欲亦不

以施於人至於物我無間彼此如一大小長短各得其分無有餘不足之處則天下之匹夫匹婦皆當得其所而遂其願矣是卽絜矩之道而爲此章之大指其下提出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以推明好惡義理之別以己之所好度民之好民所好者吾亦好之而使之常得其好以己之所惡度民之惡民所惡者吾亦惡之而使之常去其惡愛出於誠彼己不隔則下之視上必愛之如父母矣是則能絜矩之效也若或居億兆之上履具瞻之位而民無所觀感政徇乎私僻則必至顛喪其位殄滅其身矣是則不能絜矩之禍也能絜矩則民愛

其上而以之得衆以之配上帝不能絜矩則民怨乎下而以之失衆以之爲天下戮矣是可見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繫乎君德之修否君德之修否又在於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分人君苟能明其明德以爲之本則治國平天下在此中矣得丘民之心而奄有萬方則斯可謂有人有土矣因天地之利而取民有制則斯可謂有財有用矣然財雖國家之所必用而不可無者若不知以德爲本而乃至以外爲内則未有不爭民施奪而民必散矣蓋財者利也利之所在人所同好者也天地之生財有限人

心之趨利無窮上或取之多則下必取之少我欲專其利則民必失其利此自然之勢也若不能絜矩不知本末恣己徇慾暴斂橫征則上之人既欲利其國而卿大夫又欲利其家士庶人又欲利其身上下交征不奪不饜矣故惟知聚財而不知所以散財則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而民必不從矣上既以非道取人之貨則下亦以非道思有以奪之雖有鹿臺瓊林之富而終是悖出之具適足以資倒戈之衆起蹴飯之怨矣可不戒哉是則以財用而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其下又引康誥之書申言天命人心之得失在於善不善而以承上

章得衆失衆之義焉其丁寧反覆之旨切矣善人國家之元氣愛親人道之大倫不寶善人則國必亡矣雖有白珩無所用其寶不知愛親則人紀絶矣雖有君位將無以自容是可見寶不在於金玉而寶在於善人寶不在於得國而寶在於仁親王孫圉楚之一大夫舅犯覇者之佐耳猶能外末内本知所輕重不以寶視寶而所寶者惟善人不以國爲寶而所寶者惟愛親一言之善足以重楚存晉人君可不監戒于此哉此兩節承上章財用之說而起下文用人之端其引秦誓以下則又專就用人言申明好惡公私之極盖好善惡惡人性之本

然固不待於强爲而惟其於絜矩之道或有能不能故或有誠於好善者或有不誠於好善者好善則利及於子孫不好善則害流於後世有人於此其爲人也誠一而善良人之有才我能容之則天下有才之人皆當各盡其能而天下之才皆其才也人之彦聖我能好之則天下有德之人皆當各得其所而天下之德皆其德也是乃君子而好善者也又有人於此其爲人也便佞而猜嫉人之有才不能容焉則天下有才之人皆當莫售其技而野有遺賢矣人之彦聖俾不通焉則天下有德之人皆當遯世無悔而君子明喪矣是乃小人而無忌

憚者也人君能絜矩而用前一人則治不能絜矩而用後一人則亂夫孰不知用君子而治用小人而亂哉治固人所欲也亂固人所惡也而古今天下率不免見誤於讒佞使一小人進而衆君子莫能用是無他蔽於私而不得其好惡之正也惟仁人之心一純乎天理之公故愛以天下惡以天下苟有嫉之人則必擯斥之不使小民被其毒焉其所以使善人蒙其害而又痛絶之不使小民被其毒焉其所以禁伏兇人安保黎民者至矣仁人之施其利博哉如或不然見賢則知所當愛而惟其愛之之誠有所未盡故見之而不能舉雖舉而不能先見不善則知所當惡而惟其惡之之誠有所未盡故見之而不能去雖去而不能遠是乃知所愛惡而未盡其愛惡之道者也知所愛惡者本然之心也不能盡其道者私欲蔽之也其爲害終至於優游姑息莫能卞別君子雖或見用而日益踈外小人雖或小却而得以攀附畢竟郭公之亡國而後已可勝惜哉至於陷溺迷惑失其常性善者人所同好而此獨惡之惡者人所同惡而此獨好之拂戾乖僻常反於人則是乃不仁之甚者其不免於亡身喪國也宜矣若夫所謂忠信驕泰者是又捴結上文得失之義而申言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蓋得衆失衆在於善

與不善而忠信乃得善之道驕泰乃失衆之道忠信則能絜矩而天理之所以存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而天理之所以亡也其下則再言理財之道蓋食者民之天而政之先也爲國者固不可一日廢其講也其所以損上益下崇本節用者自有正路民知力本野無遊食之氓則生之可謂衆矣使民以時不擾三農之功則爲之可以疾矣此乃養財之源而民之財所以足也官無素食朝絶癘冗之濫則食者可以寡矣制節謹度恒戒侈用之弊則用之可以舒矣此乃節財之道而國之財所以裕也夫如是則不傷財不害民而食恒足矣是以仁者不私其有以公其財於天下故財散而人自歸之此所謂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也不仁者惟貨是圖而專其利於一身故財殖而禍先祟焉此所謂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也惟其如是故上之人苟能有愛人之心而發政施仁制民之産則下之人必能先義後利而忠乎上矣下既忠乎上則天下之事自能成遂寧有義而後其君者乎事既能遂則家國安平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是乃爲善之利也其引孟獻子之說者蓋言與民爭利之非而申戒厲民聚財之禍繼之曰寧畜盜竊之臣而亡己之財不忍畜聚斂之臣而剥民之生是即絜矩之義

也自古人君之不務絜矩而務乎財用者皆由於聚斂之小人如用聚斂之小人則凡所以頭會箕斂失人心而干天怒者無所不至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此則無言理財用人之道而益致戒乎君子小人之下義利理欲之分蓋至此而國家治亂之由人心向背之幾係焉故此章之義務在能絜矩以平天下而於用人則與民同好惡於聚財則不專其利皆所以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明德明於天下而天下平矣

附王通判講語

通章分作五段看首二節論平治在絜矩而求其義凡好惡用人理財皆包括在內矣樂只三節統論好惡公私之得失秦誓五節即理財以明好惡公私之得末五節雖言理財得失而用人亦在其中戒務財用之小人不可使爲國家分明亦是說用人無非推廣絜矩之意也通章以絜矩爲綱以用人理財爲目以好惡貫凡好惡之公與得便是絜矩好惡之私與失便是不能絜矩

首二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亦有見於心之同而已上

能老吾之老以孝教家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
能長吾之長以弟教家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
能恤吾之孤以慈教家國人亦不悖而興起於慈觀
此而國人之心不異于家矣天下之心獨異于國乎
是以平天下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以處之推心之所
欲以度人心之所同欲裁成有方使天下各遂其孝
弟慈之願而截然其均平斯已矣絜矩之義何如人
之所處不能無上下前後左右者其勢也而不能無
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其心也反之於心而二下前
後左右之所施不能無惡于已則亦推之以心而上

下前後左右之所惡不使復加於人夫我既不施其
所惡則人自各得其所欲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
不均之嘆矣所謂絜矩之道蓋如此以此而平天下
則興起於孝弟慈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樂只君子三節

是道也施之好惡達之理財用人而一得一失固治
亂之所由係者嘗觀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君子何以謂民之父母也民心有好惡惟父
母能體之君子絜矩而好其所好惡其所惡則上以
民之心爲心保其民如保赤子民必以君之心爲心

尊其君猶愛其父母矣此好惡能絜矩之得也節南山之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國者民所瞻仰好惡不可不慎也苟不能絜矩而辟於所好辟於所惡則禍及天下悠歸一人爲天下之大僇矣惡在其爲民父母耶此好惡不能絜矩之失也一好惡也公之則得私之則失如此顧人所召何如耳文王之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有道而得衆心則能得國而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之能絜矩而爲天下戮者乎有天下者鑑此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

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八節

夫絜矩之道固在於公好惡然國之大務莫重於財貨此正人心好惡所係尤不可以不絜矩也是故君子知有國之不可不慎而慎之將奚先哉先慎乎德而已德本明通也吾謹之而先之格致以啓其端德本公溥也吾謹之而先之誠正以踐其實慎德則能有德而絜矩之本立矣由是民歸於德有人矣而無分民者亦無分土不有土乎由是任土作貢有財矣而周乎利者亦周乎用不有用乎夫以慎德爲先而

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如此之德固運治之樞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本則當內也若財不過平治之末務耳末則當外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將見利風一倡民皆趨起而爭奪矣非爭鬬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乎如是而民亦不可保矣吾知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離心于下苟能愼德而財散於下則民皆歸心于上財聚而民不散者有是理耶然民之旣散財亦有不得而終聚者是故言以悖理出者亦以悖理而入正猶財貨以悖理入者亦以悖理而出觀諸詞命而務爲財計者可懼矣

又況天之視聽在民乎康誥有曰惟命不于常蓋言天下有愼德之君而能絜矩以公財貨者善也善則有人有土得人心而得此天命矣若不善則財聚民散失人心而失此天命矣信乎天命無常而欲祈天永命者毋徒以外本內末爲也嘗觀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又觀諸舅犯曰亡人不以得國爲寶而以哀痛盡愛親之道爲寶則所謂不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哉

行王道者其可外本內末三節對先

慎節看上是能絜矩之得此不能絜矩之失也財聚節重上句財散只是不聚斂而專之于上民聚只是不離散耳言悖節上二句起下二句康誥結上五節之意得命失命就上文民聚民散看出来

梦書二節上是輕財重賢下是輕國重親

絜矩之道豈獨財貨然哉至於用人尤有不可苟者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語其外斷斷誠一若無他技可稱其心則休休然垣衷平易而於天下之物無不包何如其容也是故人有以技鳴者則視人之有無以

異于己之有人有以彦聖稱者則好之自心有甚於口之所言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以斯人而用於國則羣賢效用必能保我子孫於靈長而黎民蒙澤亦庶幾有利矣哉若彼人見人之有技媢嫉而惡之視若己有之者不同見人之彦聖沮抑之使不得通視中心好之者不同是不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以斯人而用於國則善類沮抑必不能保子孫與黎民亦曰危殆矣哉以此觀之有容之臣所當好也媢嫉之臣所當惡也惟仁人至公無私故於媢嫉者放流之逺諸四夷之逺使不得同居中國夫妬

賢者既在所惡則容賢者必在所好矣此正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而能盡其道也此非好惡公之極而能絜矩者乎若夫見有容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以輕忽怠易之心待休休有容之士其嫚孰甚焉見媢嫉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媢嫉多忌之人其過孰諉焉此非知好惡而未盡絜矩之道者乎若彼媢嫉之人人心之所共惡而反好之休休之人人心之所共好而反惡之是謂拂人好善惡惡之性而失民之心失民心則失天命而大僇之禍不免矣此非好惡私之極

而不能絜矩者乎合而觀之君子處父母具瞻之位其所以修己治人者有絜矩之大道焉是道之得失何以乎亦曰以誠而已使以誠存心而忠焉信焉則盡己者必能推己循物者必能體物大道於此得矣苟或以僞存心而驕焉泰焉則循己者必以人從己縱欲者必以欲病人大道於此失矣大道得則得衆得國得天命在於此大道失則失衆失國失天命在於此欲絜矩以公好惡者當求之此心矣

五節是就好惡中提出用人以明絜矩之道泰誓節是舉可好可惡之人下三節方是好惡斷斷無

他技作一句讀在外面看乃不逞才能之貌休休一氣說如此容正形容心之休休放流節惟字不可忽註至公無私當入在首句仁人內下文只引孔子成語証之二能字要在仁字裏面生出來見賢節重不能先不能遠上須一氣緊緊說下註中知好惡故曰君子未能盡愛惡之道故曰未仁上文所引有臺節南山二詩止說得好惡之公私故秦誓至此又引用人一事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大道指好惡能絜矩說君子是治人者治人離不得修己故註兼言修己忠信句繳上仁者能好惡人

說驕泰句繳上不仁者拂人之性說忠信驕泰推高一層皆以心言只是一念好惡之誠僞也始言國之得失存乎民心繼言命之得失存乎吾心故語益加切

言大道之得失存乎吾心故語益加切

生財有大道五節

此下復申前理財用人以廣絜矩之意夫理財固與民同好惡而不至於起爭端矣然財利者國家經費之所係豈能一一而廢之乎亦以其生財者自有正大之道而無用於聚斂之私爲耳蓋天下之財以生而蕃以食而耗也必驅天下之民而歸之農生

之者既衆矣然食之不可衆也又必簡天下之賢而受之祿食之欲其寡焉天下之財以爲而充以用而竭也必寬其力役而不妨乎耕作之期爲之者既疾矣然用之不可疾也又必量入爲出而不濫夫經用之費用之欲其舒焉夫惟生之衆而爲之疾也則有以開財之源惟食之寡而用之舒也則有以節財之流由是財之入無窮而其出有限一歲之生常不盡於一歲之用足國足民之道皆在此矣斯則順民情欲惡之端而上下咸賴體王道公平之制而樂利無私此天下之計也萬世之計也而其道莫有大焉者矣又奚必以外本內末爲哉然是道也豈可以易能哉惟慎德之仁人格物致知而本末之辨以明誠意正心而內外之原以審將見以一人而養天下者自以天下而奉一人有土有人可以當父母之任也得衆得國可以勝配帝之責也非以財發身而爲能絜矩之得者乎彼不仁者不以一人利天下惟以天下利一人則身蒙大僇而峻命不保矣非以身發財而爲不能絜矩之失者乎一得一失之間君子當辨之早矣夫身之榮辱由於財之聚散要之身之發者卒亦未嘗無財也蓋君

以愛民爲仁民以悉君爲義而仁又義之倡也君不仁而民不義者有之矣如爲君者輕徭薄賦既好仁以愛其下則爲民者必輸悃效忠自好義以報其上上下感應之機有必然者若曰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豈有是理哉故君有事而爲之終者義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之事猶己之事凡爲君而生之以足其食爲君而爲之以足其用者皆代君有終矣好義而事不終者有之乎君有財而民爲守者義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之財猶己之財凡入之府庫以待用者皆與君共守矣好義而財非其財者有之乎夫仁者散天下之財而卒享天下之財如此若不仁者以身發財非惟身不可保而財亦非其有矣然則利其可專也哉然以財發身固仁者好仁之心亦由所用之得其人耳嘗觀獻子有言曰鷄豚者民之所養以爲利也既以蓄馬乘而食君之祿則不當復察鷄豚以奪民之利焉牛羊亦民之所養以爲利也既以伐氷而家有厚祿矣則不當復蓄牛羊以奪民之利焉至於百乘之家祿之尤厚者也不當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剥民之財而民被其害寧有盜臣竊己之財而禍不及民蓋聚斂之臣與盜臣

均非國家之所宜有而仁者之心舍己爲民故寧有此而無有彼也夫察鷄豚蓄牛羊蓄聚歛之臣皆利也而獻子鄙焉不察鷄豚不蓄牛羊不蓄聚歛之臣皆義也而獻子取焉此其言豈徒謂夫食祿之當然哉正謂有國者不可專利于已而以貨財傷天下之公當公其利於民而以大道通天下之志由其所不察而達之一無所察焉由其所不蓄而達之一無所蓄焉斯則爲天下之利也萬世之利也何必殖利以自私哉仁者以財發身蓋有見於此矣且行義未嘗不利若專於求利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爲國家之長而務財用之私者未必其君之過皆由興利之小人倡爲豐財富國之說以導之也彼小人者以聚歛爲長策以掊克爲善謀若使之治國家則民就窮而怨愈惡必至於離下民之心傷天地之和天災人禍雜然並至當是時也不惟小人救之而無及雖有休休之大臣大道之君子以繼其後而勢不可爲亦將無如之何矣夫用小人而有無及之禍如此此所謂有國者不可以小人聚歛之利爲利而啓蕃害之源惟當以大道生財之義爲利而收發身之效也是觀理財之失者由於用失其人則理財之得者可知

矣欲絜矩以理財者盍審於此哉要而言之絜矩者
平天下之要道也理財用人者絜矩之大端也能絜
矩則能理財用人能理財用人則親賢樂利各得其
所以凡興起於孝弟慈者自無不均之嘆矣經文所
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寧復有餘蘊哉